

淨化現代人心

建設人生佛教

人生

第二十卷 第二期 要目

談慈濟精神

人生相與一應分

——人生哲學書信之十五——

岑學呂的一封公開信

戒律思想史(續)

挽救道德風氣

護生粹語

聖誕辨

小飛蟲的啓示

過年

她使我顛倒

人生書簡

聖嚴

張廷榮

岑學呂

李世傑譯

鄭龍

念生

言曦

吳怡

無念

朱耐塵

聖嚴
唐曜
張廷榮
李春陽等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二月十日出版

館化文教佛華中

——之片圖濟慈——

年今，募勸米賑令冬動發，季冬逢每，館化文教佛華中投北
並，募勸同共，山諸投北合聯特，神精濟慈的教佛廣推使為

○畢完放發中集館該在，午上月六月元於已



慈濟事業，本為我們佛教精神應有的表現，所以我們發放冬
令眼米，純出於對貧苦同胞的悲愍觀念與惻隱之心。決不如其
宗教，每以救濟之名，而收推銷其宗教信仰之實。這次北投佛
界，參加眼米勸募者，中華佛教文化館之外，尚有法藏寺、居士
林、紫竹林、金山分院等。受眼的北投地區貧民，共三百七十八
戶，一千七百餘人。凡在七人以上的貧民戶，均予雙份的救濟，
一共發出白米，四千餘斤。



談慈濟精神

聖·
嚴·

近半年來，我因始終抱病，並且因病辦理退役手續，所以沒有寫出一篇比較理想的文章。直到現在為止，雖已正式退役，同時也接受了「人生」的編務，身體仍未復原，別說寫長篇的文章，即使連續處理幾封來往的信件，胸部也會感到悶塞難受。所以有些師友見了面，每要問我：為什麼不寫了呢？現在的環境，要比軍中單純清靜得多，文章的產量反而成了停滯，真是奇怪！這一點，要請愛護我的師友們原諒。「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的不能積極讀書寫作，事實上比師友們的關懷，更為焦急。不過我想，如能拉長壽命的過程，也許要比加速的壓榨，匆匆地收場，來得更有意義。尤其這次退役，年方三十，竟兩度出家，往日的感受，已恍如隔世，「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以前的醒世將軍，常進、張本、張探薇，以及他的所作所為，所思所念。都該隨著名字與身份的變更而死去了，他的過去雖可珍惜，但却不足回憶，也不該回憶。大死一番以後，才有蓬勃重生的可能。所以我在重著僧裝之初，恩師東公老人，指示我不要再寫以往那些爛文章了，以後要寫，就該從大藏之中去發掘探究，才有價值。可是我很慚愧，當我接編人生之後，雖然健康不佳，雖然希望大死一番，要寫的爛東西，還是很多。沒有時間待我去別發靈源，寫出的東西，仍是原路線。尤其最近本刊的所在地，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因為時屆冬令，接連發放冬令賑米，又發放救濟寒衣，冬令賑米是北投諸山共同勸募，集中發放的，寒衣是募自檀香山的中華佛教總會。這是人饑己饑，人寒己寒，同體大悲精神的表現，我們的教內乃至整個的人類社會，都該共聲響應，發揚光大，所以我在健康的威脅之下，仍然情不自禁地沿着已往的筆觸，寫出下面這篇文字。如果因我付出健康的代價，能够喚起廣大的人群，來努力於此一慈悲救濟精神的發揚，換取更多正在掙扎於，饑寒交加之中者的溫飽，我仍應該垂淚感激。

一、東西方比較

以我們東方人的文化淵源及其道德思想來說，並不比西方更差。西方人最大的容忍精神，是耶穌所說的：「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去由他打；有人想要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人求你的，你就給他；有人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其中固然

充分顯示了耶穌的容忍，但也表達了耶穌的能捨，寧可成全他人，不惜犧牲自己。這一點精神，直到現在，仍為西方世界的人群之所追求與推崇。不過若以此一精神，較諸於代表東方文化的儒釋兩教的觀念，又覺得它是幼稚可笑。因為東方人能够推己及人，愛人及物，乃至生佛平等，無緣大悲同體大悲，衆生有病痛，菩薩不能沒有病痛，以至菩

薩要立「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大宏悲願，以期人人脫離生死苦海，人人都證菩提大道。這是何等廣大宏深的救世精神？但又講求從容中道，在積極化導隨緣接引之中，仍不貪求急功，過與不及，均非東方思想精神所取。耶穌的容忍與能捨，固屬可愛，然而試想：當我們只缺一件內衣，去向朋友借用時，那位朋友竟連外衣也脫下給我們，我們的心理，該有什麼感想？豈不會說他做得過了火？所以談起道德思想的財富來，我們身為東方的中國人，尤其是身為中國人的佛教徒，不唯不必慚愧，且應感到榮幸。

但是，若以現狀來說，我們實也不必諱言，近世以來，國際間凡為規模較大的慈善事業機構之主持者，多係西方人，他們勸募的對象也以西方為主，接受惠濟的，我們東方民族，如印度乃至中國，竟又列於主要對象之一，與落後民族如非洲黑人同等待遇，這是我們不能不感到傷心的事。誠然，「守望相助」的農村社會，及其大家族制度，值得我們回憶。那時的貧病饑寒，自有各人的族人為之處理與接濟，所以中國史上的民間，似也不會有過大規模慈善機構的組織。可惜那已成過去，歷史也不會重演，我們固有的文化精神或道德遺產，大半已為所謂「時代的潮流」，冲刷以去！或許正因東方文化思想之從容中道，富於彈性，近世以來為西方文化思想之激流衝盪過猛，一時之間，元氣傷損，致

有今日東方之動亂不已，且加失去道德重心的原故吧！所以我在人生十一卷九期上寫了一篇社論，題名「救災與救心」。其中也曾有過這麼幾句：「可是不幸得很，我國自近百年以來，內憂外患，接踵而至，人類的頹廢，幾是一瀉千里而不可收拾，人們歷經戰亂的滄桑，人性的感應，則將殆於麻痺！」我又在另一篇文字中這樣說：「我們站在任何一個角度來說，都不能否認人類的社會，是一個互助合作的社會？……如果社會之中人人都是百萬富翁，我即一文不名，也可同樣生活於百萬富翁的生活圈中；如果人人都是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或者人人沒有飯吃，人人沒有衣穿，即使我是百萬富翁，也必無法安然享受其百萬富翁的生活。」

因此人之量所及而去樂善好施，賑濟饑寒，惠加貧病，從人與人間的衡量而言，固然是他具有崇高的德性或隱微之仁心；若就整個社會的互助觀念或相依為命的原則來說，那也祇是盡了他一份做人的本份或責任而已。相反的，如果人之雖有餘力，而不會也不肯去為自己以外，自己家人以外的親友、鄰里、乃至所有需要扶助關懷與接濟的人，予以盡心盡力的扶助關懷與接濟者，也就很難算是一個忠實於此一人生現境的人，換句話說，因其不能通乎人的本性，他的人格之是否存在與完美，就有重加考慮的必要！

二、佛教的基本觀念

也許我上面的說法，對於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求過於嚴格。其實，如以一個佛教徒來看人的責任，這不過是起碼的條件而已。因為佛教主張人皆本具成佛的可能，現實的人與人間種種之關係，也只是一群迷失本性或尚未成佛的佛與佛間種種因緣之聚散。人要成佛，是在人與人間成佛，眾生成佛，是在眾生與眾生之間成佛。唯有人人各盡其分各盡性與各盡其心，各各相助，各各相助。我為他人之助緣，他人亦為我之助緣；我為眾生之助緣，眾生亦為我之助緣。如果一味接受外來他人之幫助惠予，而不設法亦給他人以幫助惠予，從而表面看

，是在利益自己，成全自己，從本性看，却是成就了他，虧損了自己。佛說菩薩以眾生為福田，發了薩婆心的人，為求無上果位之圓成，便向廣大的眾生群中去求福種，捨己為人，不惜任何代價的犧牲，所以由初發菩薩心，修行菩薩道，而到成佛為止的這個階段時間中，捨頭目，赴湯火，飼虎狼，有什麼捨什麼，眾生要求什麼，只要菩薩己之所有，力之所及，絕不使之失望。但這是單方面的，如能再事深究，便可發現，菩薩自己固然世世常行如此偉大無極的菩薩道，菩薩更殷切的期望，一切眾生，都能跟菩薩自己一樣，也去世世常行如此偉大無極的菩薩道。菩薩行道不是自私，不是期以施捨的代價，來換取究竟的佛果為目的，而是以一切眾生皆成佛道為目的。所以菩薩行道，純出於絕對的為他的悲心，毫無一絲自利的為己的私心。但在完成相當過程的菩薩道行之後，必然將可成佛，那是出於道德律的自然規則。以此可見，佛法之目的，是在希望一切眾生，畢竟成佛，成佛的預備工作，是在發廣大心，行菩薩道，一旦一切眾生都能修行菩薩道，一切眾生也就變成了一切菩薩，到那時候如說菩薩向眾生群中求福，倒不如說是菩薩在菩薩群中求福，人人都是菩薩，人人都能求福，彼此幫助，互相服務，有無相通，患難相共，同心同德，而至一心一體，由苦樂相共，而達於性性相接，掙接相通，那末距離「唯佛與佛」「一佛一切佛」的境界，也就不遠了。

佛教的基本觀念，建築在「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之上，人成即佛成與「即心即佛」。成佛祇是從人的基礎上發揚人性，發揚人性而達於人性表現至高境地，也就是佛的境界了。所以站在一個信佛學佛，行佛所行而期證佛所證的佛教徒的立場來說，我人之量所及而去賑濟貧病，不過是基本做人的條件而已。否則，此一人格的成份固需重加考慮，此一佛教徒的身份，更需澈底檢討！

三、例舉幾段佛經

我們在佛經之中，可以隨處讀到有關鼓勵施捨，策勉慈濟的記載，今且例舉幾段，抄錄如下：

菩薩為大施主，一切財物，等施眾生而無悔。不望果報，不求名譽，不求生勝處，不求利養。但欲救護一切眾生，欲攝取饑餓眾生，欲舉諸佛本行，欲受持諸佛本行，欲顯現諸佛本行；欲使一切離苦得樂。（見華嚴經）

智人行施，為憐愍故，為欲令他得安樂故，為使他人施心故，為與諸聖人行道故，為欲破壞諸煩惱故，為入涅槃斷有故也。（見優婆塞戒經）

世多愚人，守慳不施，積萬億金，稱是我所有。斯臨命終時，眼見惡鬼，刀風解其體，出入息絕，隨貪之輕重，受苦辛之報，至受罪處自悔，雖悔何及！（見菩薩處胎經）

若有貧窮人，無財可布施者，他修施時，生隨喜心。隨喜福報，與施等無異，是亦太易行也，何人不能？（見因果經）

菩薩以慈悲心布施，雖無有財物，見人乞時，不忍言無，悲而墮淚。（見大丈夫論）

若見乞者，面目頗瘡者，當知是人，開饑鬼門。（見菩薩行經）

悲心施一人，功德大如地；為已施一切，得報如芥子。（見大丈夫論）

布施者得福，慈心者無怨，為善者銷惡，離欲者無惱。（見長阿含經）

若遇最下貧窮，乃至癯殘瘡痍，聲嘶無目……欲布施時，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親手遍布施，或使人施，軟言慰喻……所獲福利，如布施百恆河沙功德之利。（見地藏菩薩本願經）

為了限於篇幅，在此不再多舉，不過我們舉一

反三，從以上所舉的九段經文之中，可見出：①菩薩布施，利益衆生，決非爲他本身自求福報，或自求功德，端在使他人得安樂，引發他人產生佈施喜捨之心。②廣作慈悲救濟者的本人，雖其目的出於悲愍，而非自求果報，但所作慈濟的行爲，仍然有其無量福利的存在。③佛子固應「受持諸佛本行」，「顯現諸佛本行」而去發菩提心，爲大施主。即使一切世人，都該捨去貪心，發大悲心，隨心隨力，濟助他人。④無論富貴貧賤，都有其能捨可捨的東西，有財物的捨財物，沒有財物的，則捨隨喜之念及悲愍之心。否則的話，難保在他死後，不墮餓鬼惡道！

四、一般人的「人性」

上面是對一個人之理想人格的要求，是對一個希望聖賢者的要求，是對一個期望成佛作祖者的要求，所以看來比較嚴格。其實，人之能够不平常，能够異於凡人，正因為他能在平常的環境之中，基於一個凡人所應爲的立足點上，去步步踏實，腳踏穩穩，循着一個人之所以爲人的規則條件，實踐進行，成爲一個完美的人，也就成了一個所謂「不平凡」的人。實際上，聖賢豪傑，應該說是從平凡中產生的凡人，芸芸衆生，渾渾群衆，才是不平凡的人，因其根本沒有達到人之所以爲人的要求和條件！

但是，人類的歷史，固然由於聖賢豪傑的功勳爲其主要的骨幹，人類社會的組成份子，絕對的多數，却是平庸廣大的群衆。如以進化論者的說法，人類是由下等動物演進而來，所以人雖居於萬物之靈，在其血液之中，多多少少，仍保留着若干原始的物性；如以儒家的說法，則稱「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再以佛教的看法，則我人平時的舉心動念，所作所爲，無非是罪，無非是業，因爲衆生的根性使然！這是一件頗足哀歎的事實。

人人都知道小氣貪婪者的可憐，人人都都知道慷慨助人的可愛。但是除了少數聖賢豪傑之士，大心菩薩之輩，對於貪的欲望，難敢保證沒有？從

動物原始本能的貪求食欲與性欲，而至貪求富貴、名利、恭敬。並且人皆覺得越多越好，多多益善。所以許多人的慷慨施捨，也被列爲貪圖求者之一——貪求因其施捨而來的善名，貪求因其施捨而來的功德。能够做到「無相布施」者，實在太不容易。當然，不論其有相無相，凡能施捨，總比不肯施捨的好。同時，我們的人類社會，如果人人做到無貪無求，我們的社會也將不可能存在，人類社會之所以繁榮綿延，生生不息，也就在此人皆有貪求的活動下，繼續向前延伸。否則，人人都是菩薩，人人都是完人，在我們的娑婆世界不唯不可能，一旦成爲可能，娑婆世界也會因此更新，而變成了清淨的佛土。

我曾這樣說過：「我人有一形體的存在，便有其必然的缺陷，有缺陷就有要求，有要求即說明其有缺陷。」我們無論貧富貴賤，接受他人的饋贈和讚頌，都會感到快慰；富翁不怕錢多，貴人不怕名高。要我們把自己的東西拿出去，事後可能感到其善行之可喜，當時則很少不有所心痛，再說，有許多人的貪求心及佔有欲的熾烈，並非因其物質條件上的貧乏，而是係其性體上的缺陷。例如有些人自己並沒有慘到需要接受他人救濟的程度，甚至自己也有餘力去救濟他人，但是如有人予以救濟，也會欣然接受。所以美國也有百萬富翁的兒子，在學校裡喜偷同學們的鋼筆手錶；至於婦女羨慕其他婦女身上的衣服，男人羨慕其他男人的妻子，更是常事了。雖然明知我人的生命有限，生不帶來死不留去，但在未死之前，總是捨不得，總想無限止的貪求。這是人類財富及其智慧之能相傳不息的因素，但也是人不能人皆達於完人境界的最大障礙。正因如此，所以也有一些貪得無厭，臉厚心黑的人物，竟來利用他人慈悲救濟，樂善好施，有求皆應的弱點，從中假冒，設計欺騙，而去中飽私囊或暗鳴鏢達的。於是，慈濟的精神，竟也成了人們受騙的弱點，能不仰首浩歎！然而這是一般人的「人性」，奈何！

五、慈濟精神爲究竟

好人在總是人，在人的本性之中，天賦有其同情之心，惻隱之心，不忍人之心，或至稱爲慈愛之心與悲愍之心。人之異於禽獸之處，貴於禽獸之點，亦在於此。因以佛法的立場說，不獨是人，衆生皆有佛性，但衆生成佛，需在人間成佛，唯以人的境界才可成佛。正由於人之常有其同情悲愍之心的顯現，雖或人之兇惡殘忍者，可以變成喪心病狂，而與禽獸無異，但是當他一到失意之際或到惡貫滿盈，罪處極刑之時，他的天良，必然顯現，必然知所痛悔。所以我們對此人間的社會，仍然可抱樂觀。因爲人的貪欲，將我人的人性收緊縮小；人的理智，又會把我人的人格擴張放大。

我人由同情悲愍之心的顯現，再發爲同情悲愍之心的實際行動，那便是慈濟精神的表現了。事實上，只要我們能把愛與痛的範圍擴大（請參看本刊十一卷九期的拙作「擴大愛與痛的範圍」一文）到處都有值得我們同情的人，也到處都有需要我們予以接濟援助的人。凡是不如我的人，就值得同情；凡是受着苦難的人，就值得救濟。天氣冷了，戶外括着寒流形成的西北風，馬路邊上躺着饑寒交迫的老乞丐；還有許多茅草棚裡的人家，衣衫單薄，臉色鐵青，渾身發抖，淚眼紅腫地面面觀，爲着下一餐的口糧正在發愁。那末試問：他也是人，我也是人，如果更換一下彼此的處境，是不是也會盼望他人的援助與同情。若以佛法的觀念「一切男人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來說，我們有現在世的父母，那些正在忍饑受寒的人，也是我們過去或未來的父母呀！豈能無動於衷？同時佛說「悲愍拔苦」，以悲愍之心去慈濟貧病，爲貧病者解除痛苦；如果自己也是生活在痛苦之中，若能分出精力去關顧他人的痛苦，自己必將減少痛苦而換到安慰。所以往往有些人在政治或婚姻上遭受重大的打擊之後，便去致志於慈濟事業的努力。親愛的讀者師友們。若想求得永恆的安慰與佛陀的聖位，還是先讓我們發揚廣大救難拔苦的慈濟精神罷。

人生相與一應分——宗教學人和時代的學術、情調、氣概之相與（人生哲學書信之十五）

張廷榮

上期書信題：人生行正一義道——離吾土正所以歸吾土。

下期書信題：今日大學生與青年學者之佛學研究。

本期書信要義：

- 一、一個宗教家就憑教條信嗎？拿出學術來研究不是更好麼？
- 二、有知識的青年學者，從學術以起信，這不是學者的事麼？
- 三、守住兩大律則，求之我們自己，推動我們的時代罷！

一、宗教學人對學術的、人才的重視和綜合的任運

敬愛的讀者：這一封信我們討論的主要論點，是一個宗教家就是憑教條信嗎？我們的答復，這只是入手方法之一，這不是宗教的整全，宗教的整全，是有教條綱領出信仰，它還要有所以如此綱領之理的極豐富的學術內涵，學術功能，和學術價值，沒有學術的宗教，其本身愈隨時代進步，愈將顯出它本身的貧乏，愈將看出它對文化內涵的格格而自顯其孤立，佛教就用極豐富的學術內容，與中國文化交融而體現以至於不可分而自然轉出的一體宗教精神，這一點，我們相信只要是一位有根基中國哲學，中國史學或中文學三者之一的中國人，甚至連瞭解中國上述三學之一的中國人，假使他要再覓求一宗教的話，他終是會契入佛學的甚至佛教的。為甚麼，就是因為佛教裡面的學術內容太深淵了，研究東方文化的人，假使不研究佛家文化，那東方精神，它實在還有一極重要的一部隔絕在，佛家的學術，那它充其極，還是極成宗教的，比如佛家講定學，那定學就有禪定一門非常豐富的學問在，包括極精密的修學方法，極實在的工夫證得，它決不是如其他的

粗疎的幾句說教就是了的。

除上一個要是真正偉大的宗教，它教你憑教條信，它還有極豐富的學術，來嚴密的達成你所以信仰之道外，還有一個要點，就是和時代精神，甚至宗教家和政治家的相與之情調等問題，宗教學究竟要怎麼處？再就是宗教學人憑甚麼來運用學術，憑甚麼來行絕時代。這還是操之在我們自身的。時代進入一個學術的時代，學術的時代，它不是不需要宗教，它是更需要宗教的，只是學術的時代所需要的宗教，更是一種具有學術的宗教。近來青年學人學佛的漸漸多了，對佛學的研究和著作，青年作家也多起來了，這足見下列的行程，是很自然的事。即是：

- ①具有時代新知識的學人，尤其是青年學人，很容易接近佛學。
- ②研究中國文、史、哲學的人，很容易接近佛學，也可以說，必然要接近佛學。
- ③守儒家孝弟之德行之人，很願意接受佛家的宗教信仰，因佛家也是極重孝弟的，而且把死生之道都更圓融的提出解決之道。
- ④作比較宗教教學研究的人，他將會契入佛教，

因為一比較，那教之偏圓深淺廣狹，自可客觀的明瞭而具一理性的抉擇，這是容易比較出佛學的特殊而契入的。

要解答以上的種種，我們最好還是用玄奘大師取經回國後一段時間的出處，以作我們的效法。

玄奘回國後，他是宗教學人的氣質，從事於佛教文化學術之發展的。他在事業上進功的行程，約分為四：

- 第一是擇定研講譯修之所
 - 第二是網羅人才
 - 第三是正式譯經
 - 第四是綜合的纂譯新創。
- 玄奘回國後，首先即擇定譯經修行研究之所，他想在嵩岳之少林寺，他說少林寺「遠離墮落，泉石清閑，是後魏孝文帝所造，即菩提留支三藏翻譯經處，玄奘望為國就彼翻譯。」這是大師的打算，可是太宗却不要玄奘遠離，所以請他在西京的弘福寺，作為翻譯研究所，並且一切需用，由太宗皇帝派房玄齡準備，務求週備，就是連弘福寺開難人等求見玄奘的諸多不必要之干擾，也由太宗准予妥為處理。
- 研譯之所安置妥當，玄奘即着手網羅人才，人才以證義理的，修文辭的，筆受的如速記之類，字寫得好的，這是整個就譯經事業着眼的，結果，他網羅下列人才齊集於弘福寺：
- ①證義大德，熟悉大小乘經論，又為當時推重的十二人。
 - ②精於文辭的大德九人。
 - ③書法特別好的大德一人。

④ 僅梵語梵文的大德一人。

⑤ 筆受書手各若干人。

以上各項人才齊備，各項應用的準備，也週全了，即開始譯經工作，中國翻譯工作的偉大，固是英師體現，中國翻譯經論的謹嚴也可以英師代表。所譯佛經的中文，可謂信、達、雅三者兼備，中國學人是很少有指責的。

他在弘福寺領導的譯經工作，既謹嚴，又勤奮，正是他自己說的「專精夙夜，不墮寸陰」了。在譯經工作中，有三件很特別的事情，要提出說明，一是英師應太宗皇帝之請，著為《大唐西域記》。一為太宗皇帝應英師之請，著為《大唐三藏聖教序》。另一論則是英師譯經群經，再以英師專精之學，並透視世代之機趣，而譯之「成唯識論」，筆者曾專論過，譯者，有英師之取去整理，有英師之條理系統，有英師之引申見地，是成唯識論，謂之條理可，謂之創作，亦無不可，謂之整理舊論亦可，謂之系統新解亦可。

綜上以觀，一位崇高的宗教學人，像英師者，他發展佛教學術，也是極具規模的，他當時主要之務，固然是譯經，可是他的譯經，正是一佛教學術的，而且尤注重到經理適應，他當時主持的弘福寺，頗具一佛教大學或佛教研究所的規模，但它畢竟和一般大學及研究所不同，因為它不只是研譯，而有神聖莊嚴之實修潛養。英師在弘福寺的工作，確是研譯和實修兼盡的。

二、宗教學人要如時代又要具一卓越

清操的運化之諸多艱難

上面我們論的是英師之事業，現在所要論的，則是英師的人與人間之相與，英師當時所面臨的諸多艱難，計為：

◎太宗皇帝，他很敬愛英師，但他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想把英師之智慧，用到太宗所主持之朝政上去。

◎仰望他的學人和信士，這些學人，還不止佛

家的學人。

⑥ 他主持的弘福寺，一個機構——非常龐大的學術機構之人才教育和培養。

這三方面的人事，相處得好，處處是幫助宏法的，相處得不好，處處是阻碍法道的，甚麼是處得好和處得不好，假若全部投入時君之所契，全部應答學人，這把一個獨具的宗教學人氣質不凸出，不晶明，不卓越，這算處得好嗎？不是的，這是失去崇高學人的地位，為之隨俗流以去的作法，這是不好的，這點英師與太宗之間，很可以看見一些人間相與之機趣——宗教學者與政治家間之契機的。

英師，是一位極負盛名的宗教學人，太宗，是一位極有作為的也極英明的政治家，武功文事，都有很好的成就，尤其在貞觀十九年，玄奘大師回國之時，正是太宗之名達到頂峰的時期，正是貞觀之治的卓越成就時期，一位宗教學人，自有他的崇高，天下人仰之崇之，太宗皇帝有他自己政治上的大成就，太宗亦特別維護之，崇敬之。太宗在親自批英師的書奏時，他一方面贊英師，一方面敘自己的心情說：

「法師風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罪，是故慈雲欲卷，舒之隆四空，慧日將普，朗之照八極，舒明之者，其唯法師乎。」

這是贊英師的，下面則是自敘：

「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能仰測，請為題經，非已所聞，又云其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

這是太宗以他政治家的氣質，表示一謙尊而光的風範，表示一不知為不知的誠懇，和表示一求新求法意的渴慕。這三點，很可以綜合表示大唐人之精神與氣概之恢宏，以此之恢宏，攝通一外來之佛法，故唐之文化生命亦即見一活潑的新生命，此在太宗皇帝，亦更能見一貞觀之新光輝。

英師則在此時，其對太宗，亦能曲通婉陳，守住獨立的，崇高的宗教學人的本位，同時又感念太

宗皇帝對他的諸多優厚，常能不卑不亢，融和合，這亦是英師於敬君愛國之至情中，所體現之法道精神與宏傳方式。

英師由西歸，正太宗要東行（親征高麗）太宗感法師由西歸之難得，但又因自己東征之急，乃只好在洛陽先行召見，並派員妥辦一切。

太宗要英師於東征時隨行，英師婉拒。

太宗要英師省方觀俗，英師婉拒。

太宗要英師將親歷製為著作，英師作《大唐西域記》。

太宗常要英師關於宮庭說法講經，英師適時允應。

以上是太宗要求英師的，英師有兩件拒絕，兩件接受，以下則英師要求太宗及太宗以後之君主。

英師擬在少林寺設譯經所，太宗改在弘福寺設譯經所。

英師請維持弘福寺之嚴靜，太宗令辦了。

英師請太宗製序，太宗親作聖教序。

英師要求一完備之譯經工作準備包括人才，器用等，太宗均允應令辦務求週備。

英師以後年老病中亡隱息山林潛修，帝未准，以仍就京都清淨之寺修養。

以上五事，有三事是完全照辦有兩事是部份照辦，譯經場所之更改，勸止英師入山之修，前者譯經之目的達到，少林寺與弘福寺之比較，固非必要之事，故英師允之，後者英師為個人之修亡入山，皇帝為億萬人之仰俾有所繫，勸止入山，英師亦終不違帝意，只法道之宜處適處即是，不必一定求個人之一理想之養息，為個人之事，有求而不必拒，此是一大乘菩薩之精神也。這也是宗教學人當時為國為教，和時代精神，和當代的政治家的相與之道，這是大唐人精神，這是崇高溫厚之英師精神，這亦可看出貞觀之底裏精神。

三、將宗教精神來獨顯，並同時以之轉化發時代新精神

依俗情觀之，唐代貞觀時代，似是一文運武功

的全盛時代，在危難之際啓發新思潮，本是一人之渴求。在治平之日啓發一新思想，則常不易易，因人心較安寧，求之可以不急，可以不求，亦可以不求，英師此時要啓發一新思想以壯文化之奇，這實不容易的，因為若光力微小，即不能顯明，但以英師之人格——西去及東歸歷萬苦而不辭之人格，加上他極豐富之學術，更因為他把握運用得好時代的機趣，有以致之。

假使只有此人格，只有此學術，而不能任運此時代機趣，在貞觀的全盛時期，他不能有高視闊步的任運融會，他不能有廣博的徵引和講明，更不能透入時代之機作獨目的總持，這將是不會如此光大的。英師任運時代機趣，是有大方法的，是有大乘菩薩精神的，這我仍只重述三事以明之：

第一是請太宗作「大唐三藏聖教序」，「爲作這篇序，英師確曾好幾次的請求，第一次是在五部五十八卷譯畢後，英師請求的，爲「曲盡神輪，題製一序。」這個請求，太宗以「學淺心拙，在物猶迷，佛法幽微……非己所聞，」即當時太宗以未深研佛學，不敢作序，也不好作序。第二次英師又請求，說明製序的重要，「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遐險，雖勵愚誠，慕異懷荒，實資朝化，所獲經論，蒙遣翻譯，見成卷軸，未有詮序，」這是英師一再表明譯出之經，是「聖代新文」，即貞觀時代之新文化，應該有詮序，應該有太宗自己詮序，也就是說，新譯經論，是英師對貞觀時代所供獻的新文化，向太宗表明，這是偉大的文化，並且要請太宗給要的研究，來親自對此新的文化，加以評斷，加以頌贊，太宗一序，因為他自己的文學很好，實勝其他千百人之序，太宗一序，是對當時表明佛教價值，也是對後世指點佛教價值，尤其注意的或更可珍貴的，是一個英明之主又在其治道文運均昌盛之日，來肯認此一當時認爲的新文化，這是不可忽視的。所以英師還是請求說：「聖教玄遠，非聖漢何以序其源。」因爲一再懇請，太宗是答應了，在貞觀二十二年春，太宗到玉華宮，六月請英師至

玉華殿相見，在未見以前，太宗常常派人到英師那裡，要英師緩和的從事譯研工作，不要太過勞損，等在玉華殿相見時，兩位相見「甚歡。」太宗說：「我在京苦暑熱，所以來此山宮修養，這裡「泉石既潔」，所以氣力稍好，能省覽機務，懷念法師，所以特相屈遠行，大幸苦疲勞了罷。」英師說：「你身體不適，承召相見，並不覺爲勞，只望聖體早復。」這一位是崇高的宗教學人，一位是英明的君王，兩相晤談，各抒其衷，各顯一謙尊之德，融會和合，如於此時代精神之中，通達曲轉，同時又各獨卓其精神，各顯其風操，以爲之特別明顯，英師畢竟是一崇高的宗教學人，太宗畢竟是一位英明之君主，嗚呼！此等處，是宗教學人任運時代之真學術，是宗教學人與人相處之真情調，是宗教學人與人相處之真氣概，此是高調處，此是大開處，正因為情調、學術、氣概，均能深契當世之機趣，故英師最後再提作序時，太宗皇帝即欣然允應，製爲聖教序，凡七百八十一字，命貴衆經之首，太宗居慶福殿，當時百官侍衛，還舉行了一次隆重的宣讀序文典禮。典禮的主持人是，太宗由百官陪同，請玄奘法師就座，由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群僚宣讀聖教序文。

這篇序文從二儀有像開始，稱頌陽天地，這以前全是儒家的易經之理，接着乃深論佛教之內涵義理，接着序英師之學問人格及西行東歸之勞苦，及去國年數，取回經卷數目，可謂綱要鉤玄，實是一篇值得一讀之文，並不只因是太宗作的就有價值的，實其中之義理文辭，有其獨特處。

第二件是英師的譯研機構，即是一教育機構，也就是我上面說過的像佛教學院或研究所，因爲有許多新人才，像後來所傳大師門下數傑，如窺基大師等即是英師一手教育而成，他爲了完成譯經事業而注重佛學教育，網羅人才，還加意教育人才，這是英師任運時代之機趣的智慧處，假使只爲譯經，而譯經不留意佛教人才之教育，那英師以後之影響，決沒有如此之大。

第三件最重要的，則是英師對佛教的新開啓，

那就是唯識論義之極成，唯識論本早有真諦譯倡之，但集其大成，澈其幽微，成其圓滿，則在英師，依唯識論之義趣看，當時只有英師堪以開啓，因爲他具備了下面開啓唯識論的必要條件：

①唯識深意：本散在諸大乘經論中，不深研諸大乘經論，不開啓唯識勝義，這一點以英師之所從學，以英師之所譯研，除他以外，實再無第二人。

②英師深得當時唯識學之太斗戒賢法師之心髓，且其唯識之學，在西域時已推重一時。

③英師研判之結果，認爲唯識契時代之契，契學術之機，只有光大唯識，乃可以接通人類一切學術，此在東西文化交往後，各大學之講授佛學，正多從唯識之學研究起，即可證明。

從以上三件事——聖教序之作，教育之著重，唯識新宗之開啓，常人觀之，英師之大成在譯經，其實光輝與完成譯經之底裡精神，實有英師把握最高學術對時代學術之新機趣在，並形成一宗教學術之獨特情調——重唯識學問，形成研學精嚴之一種獨特氣氛——重唯識之認識與方法。

四、宗教學人必守的兩律則

英師開創大成中國唯識之新宗，此後中國佛教與佛學，即新開闢一嚴密之康莊大道，即唯識之研修法，唯識之研究，固是一學術之判攝，尤是一綿密修證。但歸根結底，英師所體驗現之中國宗教學術，實由於持守兩項律則，以享有在西域學術之盛名，以承繼戒賢之遺範，以能在盛唐之文運中再放奇彩者，此兩項律則爲何？即：

①「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詮其理。」——「神思」——「思」。(玄奘傳卷六)

②「玄奘一生以來，所修福慧，……欲似功不唐捐，信如佛教因果，並不虛也。」(玄奘傳卷十)

「……依歸以修禪觀。」(……廬山慧遠雅操追追。)(玄奘傳卷九)

「必定慧相資，如車二輪，闕一不可。」玄

樊傳卷九

慧學則是由「研味經論」之思入，慧學，不必即是思，但從思入手以至慧，這是非常正確的。定學則是重修，由專精經一之修以得定，這也是不可移的，故思所成慧，故修可入定。再簡言之，玄奘大師所守的宗教學人的律則是：

思所成慧之思。
修可得定之修。

是即思即修之學，是思修並進之學，思修並進，是玄奘法師修學的一種新維持，這種思修並進之學，正是東方學人之長，正是修學的完整方法，他不是如西方偏於構畫的思，西方哲學重在構畫的思，故多是擬設，擬設則儘可強畫硬設，可以使思之思想，隨人之資秉，成爲一奇，成爲一突出，他根本可不必用修以副之，故西方之哲學，自希臘起，思本即已發達，但正因爲思而不能修，則思之流弊出，則思之正途塞，（因思無聖善之修，則思亦不能觸及高明或智慧，）於是隨私慾之巧，而曲設種種辯，辯又無已，而更製爲詭辯，此蘇格拉底出所以要面意糾正者，但糾正之道，不是糾之以修，仍是以思止思，以思引思，此是西方學風之傳統使然，此是不可能輕易變革者，西方之學，談修，則以爲只有經院派之修道院，思想哲學家之能事，他們以爲只是思，修不是他們的事，修是經院中順教條的作爲，這種學風，到了康德，確有一糾正的意願，想從自己一身，而做思修兼盡之學，他的道德理性批判，即是具此種心情，但其影響究不大，東方學人，尤其是佛家學人或儒家學人，他們要思，但他們之思，並不是歸極，不是終點，而是用思觀察人生之修德，同時產生修德，來提高人的思惟，思的本質，即是一種虔敬的責任和恭篤，爲甚麼，因爲思的，正是要修的，因爲所修的，正是經過思想的，決不是修只管修不副之思考，只是盲修瞎鍊，思只成思，不副之以實修，只成空中樓閣。

樊師學問之律則，思修並重，故能博約其智，開啓其思想之時代；和思想精密之學問方法；故又能篤凝其德，完成其極艱難之事業。這一思修之學

，從玄奘傳中得其綱領，更可從成唯識論中極其圓成，各位讀者，讀此二著，即可知其詳。

五、結論

筆者所以提出此一論題的，因爲我已說過，今日之時代，已進入一學術之時代，而且是一東西方學術交會的時代，今日的時代，又是在是催生着一些崇高的學人，這些學人，不只是一構畫的新思想家，而是更崇高的能思修兼盡的宗教學人，我在此再約略爲四句詩如下：

神力在神思，
聖德由聖修，
神聖人道義，

編後話

△因遇春節，遲了幾天，甚歉。還在人間，我們已爲了發揚人性，一方面鼓勵人類互助慈濟的精神，另一方面安慰貧苦難中的人，選刊了兩個版面的慈濟實況圖片，編者也特爲寫了一篇「談慈濟精神」，以期行動與理論的相互配合。

△張廷榮居士的人生哲學書信，契機契理，諄諄善誘，指出一個宗教學人，應如何善處於其時代環境的人與人間，而能獨立獨行，來創發時代精神以及時代文化的新生。因爲他說：「今日之時代：是東西西方學術交會的時代……在在催生着一些崇高的學人。」

△虛雲長老的年譜問題，我們希望不必再作評論。但本刊既在上期加於討論，爲對讀者交代，也同其他教內刊物一樣，刊出了「岑學呂的一封信」，同時也祝禱岑老居士的願心：「但仍欲竟未竟之功，繼續從新考查增訂法集年譜」的早日完成。至於胡適先生的觀點，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戒律思想史一文，雖爲譯作的續稿，雖然戒律是一門枯燥的學問，但本期之中，如持午戒、飲酒戒、及曠身索供戒等的規定，寫得很有趣，而且也可因此體味到當時佛陀製戒的苦心。

思修兼盡求。

很多青年學人，都在研究佛學，很多西方的學者，在探討東方的智慧，人類整個文化的內涵，要今天的哲人來負責體現，因此，我們從樊師或行或止的應分，看他對時代對人間之相與，看他把握之學問律則，我們不是可得很多的啓示嗎？

正因爲這些啓示，包括我在人生哲學書信中對樊師一連串的引伸，他引伸了，我於是接着要在下封書信中，提出「今日大學生與青年學者之佛學研究」一長信，來談今日青年研究佛學的幾個根本問題。敬祝淨安。

四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張廷榮敬啓

△亞光是一位青年法師的筆名，從「日爾曼的佛教」這篇文字，看出他不唯英文素養很高，國文及佛理的學養也好極，譯筆謹嚴，又不失之流暢。

△有位倡導保護動物的西洋人曾說：「人非禽獸，何忍以禽獸的行爲對待禽獸？」令人聽了，能不感動？念生長者，推行護生運動，不遺餘力，現從諸多著作中，摘出三百六十五條護生粹語，先交本刊發表，然後再印日曆。此一護生精神，良可讚歎。讀之頗能激發吾人的護生思想。

△「我們應該腳踏實地，從痛苦中尋求快樂，從缺陷中求美滿。」這是本期「小飛蟲的啓示中」的兩句話。可謂深透人生境界的痛切之處，殊爲難得。該文作者吳怡先生，作品遍刊各大報章雜誌，每以淺顯的文字，深寓佛家的思想，有人說其頗有梁任公的氣範。

△無念，就是散文集「新晴」的作者程觀心居士，她善以日常的瑣事做襯托，來寫富有哲學意味的散文，這期的「過年」之中充滿了超脫的智慧和無可奈何的情感。不過編者學淺，以上的介紹，未必中肯，所以此外的鄭編者，朱耐塵，劉杰等居士的作品，均有可貴處，還是請讀者自己領會。

△雖然鳩摩羅什十來歲就講經，釋迦佛爲十六王子時，以沙彌而宏法華經義，但以編者說則剛重行出家，承諸師友愛護，以法師相稱，殊覺慚愧。以後諸諸師友以「聖嚴師」相呼可矣。

岑學呂的一封公開信

岑學呂

自從香港工商日報於十二月九日登載了臺灣通訊一篇辯論「虛雲和尚年譜」後，香港的各界人士於兩旬內，到山居來訪問的，有五六百人；我對於無謂的爭辯，本不擬答復，但外埠關心這件事的，紛紛投函詢問者，亦已積至百餘函；本港諸友好，我可以在口頭上簡單地說兩句，但外埠的諸位關心者，我可沒辦法用口頭答復了！爲了答謝外埠關心這件事的熱心者，寫這一封公開信！

虛雲和尚出家人也，既出家，當守僧行：一、不復游俗姓家。二、不道自己年齡及身世事。三、口中不說人我是非得失等等。所以百年來無人知其年齡者，問之亦笑而不答。即學呂於庚寅年所編雲門山志，亦誤記爲一百有六歲，（少記五歲）公見之亦不置辯也。（後年譜始更正之。）

及雲門事變，師以重傷重病生死之際，始略述年齡事蹟，侍者筆錄時將舊經書一本拆散，書於經頁背面，然後照原樣裝釘成書，與凌亂字紙二布袋，艱難辛苦，運來香港，其驚懼情形，可想而知。學呂受命，費一年心力，爲之編成法集及年譜二種，以關津多阻，文字滋疑，不獲呈師鑒定；復向同門請，遽爾刊行，此民四十二癸巳年事也。一紙風行，數月即罄，乃將年譜刊行第二版。

當我編輯年譜之時，港中缺乏之志書，無可查考。僅將寄來資料整理；其中有師在雲南時代之各種文稿，碑志，與鼓山時代弟子所輯之虛雲和尚事略，及南華時代照鼓山所刻之事略，增補若干，爲和尚事蹟。以上各項資料中，均有師之父玉堂公爲泉州太守漳州府等字樣，予遂依入年譜中，非我個人偽造也；所以雲南時代之留蜀記亦不更改。（我在

南華時，知客師唯因正刊刻事蹟，我會問虛雲和尚其中有無錯誤？師答謂：「我向來不閱看關於批評及贊揚我的文字，此次刊刻甚麼事蹟之類，是第十三次了，我不知他們說些什麼。」此師之戒行也。

翌年甲午，我在港福建友人家，見一本福建通志，詢之係殘本，僅四冊，幸尚有一百十卷，內職官志載：

知府 黃德峻 廣東高要人 進士 道光二十年任 徐 耀 順天宛平人 進士 道光廿七年任

後來又查明泉州府志，永春州志，自乾隆年間修纂之後，未續修過；故此我看通志後，乃急馳書詢問虛雲和尚，經數月後，得其第一復書，內言：「雲是生在泉州府署，父任何官職，無所了知，出家後，全拋俗事，更不復記。」云云。於是我更急函託我前在柔佛作客時之好友曾道聲君，替我往湘鄉一查，訪到了虛雲和尚的俗家，只婦孺數人，不知清楚；後來又訪到鄉局的老人，據說：蕭玉堂長他二輩，未見過，但知道在外省做衙門的師爺，有一子已出家，數十年不得消息，更不知道虛雲名字云云。以此復我。

後來我有舊友是南京時同事的劉藩先生，四川巴縣人，道過香港，來訪我說：「你編的虛雲和尚年譜，我看過了，似有疑問；因爲第一編永春州知州，我外祖父王光鈞做過很久，當時我父親隨任；其幕中老夫子是湖南姓蕭的，是否虛雲和尚的父親，不得而知了，你查查罷。」我愈墮五里霧中。因此將第一版年譜拆開，分數十份，書寄往上海友人，轉寄江西，乃得收到。嗣得第二復書，即現影印在三版首頁之虛老人親筆。我乃將簽出處參考

更正，遂於丁酉七月印行增訂年譜第三版；增是增後來的年譜，訂是訂正初版誤記的一二事。

既有第三版訂正本。則第一版的錯誤舊本，可以取消了；因爲我們童時所讀第一本書所讀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亦有新舊本之分；我們所讀的是宋朝訂正的新本，而錯誤的舊本，便廢而不讀了；因爲朱註「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次序如左。」可見「大學」一書原來亦有錯誤的。現暫將年譜事蹟置不談！

虛雲和尚之年歲

次論及虛雲和尚之年齡，雲門事變以前，無人確知。至事變後，他不隱諱自己說出十九歲出家於福建鼓山湧泉寺，常開老人爲之披剃，二十歲依妙蓮和尚受具；是有時有地有人爲證明的。後若干年，曾在檳榔嶼極樂寺送妙蓮回國，其後民十八年已已，鼓山兩序大眾，及全省官紳，歡迎他回任鼓山住持；倘使其出家年月，及所拜之師不確實，鼓山大衆，未必肯歡迎他的，故此我以爲年歲無甚出入。至於同戒錄戒牒等事，還待調查。其實年歲多少，有甚關係，一百二十歲都是要死的，即以釋迦牟尼佛論，中國載籍，明明說他是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生，至今應爲二千九百餘年，後來經國佛澄鳩摩羅什等尊者東來，又經玄奘三藏等回國，又經歷代祖師以及近代學者如章太炎，都不敢擅自改變；而最近數年，偏偏有南方小乘學者，在錫蘭開會，主張「一定而不考」，硬說佛曆二千五百幾年，把釋迦老子減了四百歲，那又有甚關係呢！何況虛雲和尚之僅一百二十歲耶！（日本以佛教立國，至今仍用舊佛曆。）

現在我再錄一段星島晚報「浮生夜談」作者吳懷珍先生一段文，來結束以上二段文；吳先生的題目是：

學者應有新風度

吳懷珍

閱報知道上月二十九日胡適博士在臺灣大學所作學術講演，因其中涉及最近去世的虛雲和尚家世及年齡的可疑問題，曾一度引起臺北佛徒和胡博士在中央日報作過一次頗傷風雅的爭辯。因而使我想起一個學者在這民主自由時代需要有一種新風度，治學的重點要放在「有益於人」上面，不可但求「取信於己」而不惜「傷害於人」。

胡博士為我國當代大學者，那是無疑的。他的治學態度嚴謹，當然也值得學者欽佩的。不論古今中外，其學問越深，聲譽越高，他也越「固執」，甚也越「武斷」——為的是他已知「忠於學理」和「取信於己」；因而他只看見「書本」上學問的一面，而「實用」上另一面也是學問，却時常看不見了。

舉此次他們所爭辯的例來說。胡博士從許多典籍上考據，證明「虛雲和尚年譜」原稿和三版所記載關於虛雲和尚家世之不確，那是極有價值的；但他據此從而懷疑虛雲和尚是道光庚子年出生的。那就未免「固執」，也有些「武斷」之嫌了。因為家世不確是一件事，而出生年月又是一件事。家世不確無非因其家人告知虛雲時有意或無意的傳訛或聽錯了，而兒子出生的年月，為父母的絕無有意捏造之理，而一個出家人更無此必要。而且照胡博士說理的態度看：「所以我不能不說，這唯一的證據（初版以至修改的三版）是很可疑的，那位唯一的證人（作者按乃指虛雲和尚本人）也是很可疑的。他生在道光二十年，活了一百二十歲，是我不能相信的。」這似乎未免過於武斷之嫌，也完全是「取信於己」；而此種態度並不科學也不客觀！因為如果照這樣論斷，那也可以根本否定有虛雲和尚這個人了，豈是一個學者應有的態度？這難道也是科學的方法？

關於虛雲和尚的年齡，我也有一個佐證。當他任福州鼓山湧泉方丈時，先君雖非佛教徒，因研究釋宗佛理。曾偕清末福建省連江縣籍舉人劉孝恭。都與虛雲和尚有往還。劉是我的先師。少時屢聽先父先師言及老和尚長他們二十幾歲。先君係道光丙寅年生，至今當為九十四歲，而虛雲年譜所謂道光庚子生，正長先父二十六歲，在我，並沒什麼「不能相信」之處。

在這裡我更重要的是要奉告所有的學者，需要建立一種新的風度，把治學的重點放在「有益於人」上面，不要只管自己一時興趣所至，儘管「考據」，「發明」，而不管所考據發明的「傷害於人」。舉例說，胡博士在答辯的文中也說過這話：「老宗兄，這個問題關係一個人信仰的根據，我認為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問題，我盼望你不要怪我寫這兩千多字的長信」。胡博士既然知道這是「神聖問題」，又是一個「人信」，何必在公開講演中有意論及，更何必因其家世不確而硬要不相信他的年齡，使許多佛教徒的信仰受了傷害呢？我雖非佛教徒，我却願舉胡博士之事，向今後的學者進此一言。照文內所述，吳先生雖非佛教中人，但持論之公允，理路之清楚，足以代表一般人意見。

虛雲和尚之感化力

舉世稱為數百年罕見之大德之虛雲和尚，在物質上，如建寺廟種種事，現今尚存，已見年譜所載。我自從親近他以來，覺他感化力之深，號召力之廣，便細細留心觀察他的言語舉動；大體上言，與平常人無殊；所奇特者，他個子頗高而瘦，從數十丈外遠遠望他，似覺更高，漸行近前，又似覺與平常一樣，一奇也。我見他三十年，除傾談之際，或時有打哈哈之外，他的面容從未變過色，縱使說話之時，也是双目垂簾，向地面視不過六尺。從無瞪目視人的，二奇也。他所穿的衣服，不過幾件，至少都在十年以上者，有人送他袍衣甚多，他都拿出來與人結緣；三伏暑天，但見穿一件夾袍；我有

次跟他游山，不過一二里路，他行走如飛，累我滿頭大汗，氣喘力竭，而他着夾衣從容之至，額上並無一點汗，內衣當然亦不濕；他洗澡不多，換衣服亦數日一次，而身上並無一點難聞氣味，三奇也。除此之外，一切飲食起居如常人，每日只洗臉一次，而洗面需半小時之久，舉凡耳孔，鼻孔，髮腳，頭頂，都擦之甚久，吃飯時向不說話，目不視人，吃飯就吃飯，有時宴客，一侍者坐身邊，替客人送菜，他只舉箸招呼客人；食時有客大聲談笑者，他只管吃飯，有時問他，他只有把頭一點，仍舊吃飯，罷席後，始略作招呼。若在平時他一樣過堂吃飯，有時飯冷羹殘，他一樣吃兩大碗，未曾見過他揀飲擇食，批評好醜，出家以後，持午百年，（即過午不食）有病亦然；歷來有施主送他好齋料，他都拿出來供眾，向不設私食。

至於他待人接物，向來和顏悅色，平等行慈，見達官貴人，碩士名流，無知婦孺，甚至販夫走卒，都是一樣慈祥；有時聞着不入耳之言，礙着無理取鬧之事，他轉身向北面而行，不聞不見，絕無一句與人辯論的。至其接見賓客，出家人，或自己弟子，如有向請法者，他必俯首沉吟，說給他一二語，聽受者，便終身不忘！

即如我於日寇香江時返內地，過南華禪師座，他其初留我長住，我說出湖南先有約，他不語良久，太息曰：「你攪了數十年，得個甚麼！得個甚麼！」我當時悚然，至今仍留腦際！漸漸始覺得他的感動力的偉大。所以他數十年來，出家的二衆弟子，在家的二衆弟子，皈依他的我少說些，至少亦有五百萬萬人，在家的二衆中，有達官貴人，鴻儒淑女，外國牧師，以至三山五嶽，四海英雄，綠林豪傑，偷雞縛狗的一，一切皆有；此五百萬萬人之中，自皈依他後，一經印證，難保其中無一「宿覺」者，然大多數弟子自見過他後，總是如孺子戀母，時時有個虛雲在腦海中，而不能忘者；有些道學更向上，有些改過做好人，有些發起菩提心，而盡力於救人、救國，總之都是向好一路走；未曾聞

過虛雲弟子有弑父，弑兄，殺人放火者。昔人所謂佛教能陰翊皇圖，輔助政化，豈虛語哉！

我再補述虛老於雲門事變之翌年癸巳，弟子迎請入北平後；東南人士，請他往上海建法會，情形之熱烈，世所罕見，每日往玉佛寺候他者數萬人，寺內寺外及馬路上人如潮湧；每日定下午一時在大殿前見面，萬千人望見師出，即伏地頂禮，師為說三皈依及開示數語而已。此次到上海所收皈依弟子，過百萬。八十餘歲老居士蔣維喬高鶴年親見師，並為文記之。師所收金時幣三億餘萬，盡撥送與四大名山八大名刹，及大小寺院二百五十六處為供養資；上海覺有情專刊十四卷第一期紀事甚詳，此為全國皆知之事。

我對於編年譜之宗旨

虛雲和尚年譜，當然與尋常年譜不同，因為他是和尚，數百年來罕見之大德高僧！我要注重他出家以後的苦心修行，我要注重他神功顯赫的經過，我要考究他經歷艱險的情形，我要窺測他處常變事物，及至到龍天推出，為世為人；如何以一窮和尚，在雲南數年，而得到官民擁護；以後如何能建設大小數十寺院，而舉重若輕；如何以湖南口音，而隨處弘法，人皆領納；如何數十年間，收容出家在家弟子千百萬人；如何見過他老人家的，如孩兒戀母，永不乖離；如何他的說法開示，能指出佛心人心；如何他能對機而向每一個人說一兩句話，即令人終身不忘；如何能教化弟子，使壞人變為好人，而有益於國家社會；凡此皆是年譜中重要之記載。我以平凡筆墨，能寫出再來菩薩十分之一，百分之一，我是心滿意足了；因為他是不可思議之人！其他不關於和尚之「弘法利生」之事，而去替和尚「查家宅」，替和尚的上代查「爵秩全書」，即便查到虛雲和尚不是姓蕭的，蕭玉堂是賣豆腐的那有甚麼關係？倘更有深文些說：「事假前其餘皆假，虛雲和尚的事蹟及年歲都是假的，偽造的，全部書要不得，一把火燒了它罷，那更好極！深

合佛旨！昔釋迦佛說法後四十九年，最後說「我未嘗說一字」！又謂「如來有法可說，即為謬佛」，倘真能到此境界，三藏十二部，皆是描摹膿血紙，（如其未到此境界，漫說一言，入地獄如箭射）——敢嗎？

我編虛雲和尚年譜，本來是不敢擔任的，但以危難中的師命，不敢不從，費一年心力，勉強成書，錯誤百出，自知不免，良以關山阻隔，欲考無從，故於一九五三年癸巳出版後，翌年甲午，自己查出錯誤多端，乃四出奔走，尋求更正資料，適於一九五五年乙未查出：

一、泉州府志，永春州志，均於乾隆年間修纂後，未有續修過。
二、道光二十年，泉州府知府黃德峻，係廣東高要人。

三、道光二十七年知府係徐耀。
四、道光二十七年知府係莊受祺。

五、道光三十年之泉州府知府名字，「福建通志」，「新通志」，俱未列入。

六、永春州知州沈汝瀚，道光十六年任，知州王光鈞，係巴縣人，任期未詳。

我得了以上種種資料，認為寶貴，更加注意蒐尋；追隔了一年，是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一日，「夜」胡適之先生致詹勳吾先生函，指出年譜之錯處，是在美國議院圖書館中覓出漳州府志之前後任人名，並說明未見泉州府志。是胡適之在美國所見者漳州府志二府志耳。詹先生接胡先生函後，即於七月廿五日鈔函給我：我即復詹一函致謝，語甚客氣，並請詹為我致意胡先生道仰企之忱。實係對讀書人的尊重，及對於已經成名讀書人愛護之意，並不曾附帶說明我已於一年前查出錯處，及所得資料以自矜炫；蓋欲學修持人之風度也。後我於一九五七年重訂年譜為第三版；此次增訂出版，並非受到胡適之先生所指示，因我所查出上列一二三四五六七條史料，均非適之先生函內所列有者也。

佐治 二尹

至於胡適之所指出謂「佐治」「二尹」等，都是虛構的。我因通志中查不出蕭玉堂名字，後從各方面所得是任幕府的，當然是佐治，而非印官。至「二尹」稱呼，費適之先生心，竟然找出一本新湘鄉縣志，於選舉志中，將捐官大小銜名都查過；選舉志雖有十卷之多，可見當時湘鄉人物之盛。但我推測，其中總有漏洞；因為捐班分捐「實官」和捐「虛銜」兩種；第一種捐「實官」，是要費許多錢的，如捐一個「知縣」非數千兩銀不可，初捐「候選知縣」後，還有很多花樣，如：「單月候選」「雙月候選」，不論單月候選，還要經過「引見」「分發」，始能到省候補。知縣以下，尚須經「王大臣驗看」，才能分省。（惟從九品「縣屬巡檢司」之類，不論何省，都可報到。世俗稱為「飛天從九」）以上實官，當然可以實登錄在選舉志中。第二種捐「虛銜」的，只可冠帶榮身；如果用九兩六銀，捐一個「從九品」，都錄在選舉志中，恐百十倍有所不盡。（湘鄉志我雖未曾見過，但如果連虛銜都登載，那就有問題了。）記得光緒中葉捐「虛銜」例：

一、從九品及不能過科之「監生」，捐銀九兩六錢，一經領照調組，本鄉地保，要改口稱「老爺」或「相公」了。

二、如用銀一百二百兩，可捐「州同銜」「通判銜」「同知銜」，便可稱「二尹」「司馬」「別駕」「分府」了。

三、如用銀三百餘兩，捐「知府銜」，便可稱「太守」「太尊」了。

四、如用銀五百兩，捐「道銜」者，便可稱「觀察」稱「大人」了。

一切稱謂，與實官無異，不獨口頭如此，即書札往來，題扇寫聯，倘肯送一個禮給大人先生，求作壽詩壽文，或墓志碑銘之類，亦大筆淋漓，稱呼僅值三五兩之人物為「太守」「太尊」「觀察」

「大人」了；習俗如斯恬不爲怪，又從何處稽查其履歷耶？

清中葉後的風氣，大凡當督撫幕客的，他往來的人，都是司道之類，多捐個「道銜」，頂子好看些的；司道的幕客，都捐個「知府銜」，州府的幕客，都捐個「通判銜」，稱為搖頭大老爺，何以如此？因為即使實缺知縣是七品官，見知府同知，都要遞過「手本」，對上稱「太尊」或「大老爺」，自稱「卑職」，因為大兩級，自稱「卑職」，是甘心的。至於實缺「通判」，只是六品官，大他一級，仍然要遞過「手本」，稱「大老爺」，自稱「卑職」，自然有些不甘心了，所以稱為搖頭大老爺。蕭玉堂是否捐個搖頭大老爺，或「同知銜」之類，所以稱呼上為「二尹」，亦未會嘗不可。至「佐治」二字，從官缺上言，自「分府」「分州」「分縣」「縣丞」「巡檢」「典史」「司、理問」「府、照磨」「府、經歷」等等，均可稱「佐治」。從幕僚上言，自「奏摺老夫子」以至「刑名老夫子」「錢穀老夫子」「書啓老夫子」「硃幕師爺」「教讀師爺」都可「以稱「佐治」」。

須知省府縣志局，雖是永久機關，而當修志時，必限年月，其組織爲聘任總纂一人，分纂二或四人，採訪若干人以總其事。無論何處於志書修成之日，總纂必不敢自謂無一事之偏差，採訪者亦不敢自認無一人之遺漏。而後之讀志者，反代他負責說；「志書上所無者，卽爲虛假，也必定無是事，無是人！」如此讀書，似有偏見。孟子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

結論：與人為善

盧雲和尚於今年十月十三日（即夏曆九月十二日），圓寂於江西永修縣雲居山真如禪寺；住世一百二十歲。噩耗所傳，世界震動；舉凡國內外，佛教團體，大小寺院，佛教弟子與虛師門下之緇素，千百萬衆，以及世界各地，凡有中國佛教徒，及歐美各國會皈依師之外國男女弟子，無不先後集會追思。

及誦經禮懺，薦師上生。其沉痛哀悼，依戀熱情，爲僧史所未見。當此千百萬衆，念虛師遺訓；一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以及「正念正心，養成大無畏精神，以度人度世」。正在邁步進行這一條光明大路之際，胡適之先生以中央研究院院長地位，哲學考據學者權威，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在臺灣作學術演講時，提及最近圓寂之虛雲和尚事，不採取新訂三版新年譜，而硬指七年前之一二錯誤之舊年譜爲口實，由懷疑以至不信，並牽及虛雲和尚之年齡問題，「一盤冷水」，向中國整個佛教徒，及虛雲弟子千百萬衆之善男信女「兜頭淋下」！使舉世震動；雖不能動搖根深固之人，而中下根器，或瞠目結舌，或頓起懷疑；初機之士，信心未定者，更裹足不前；令千百萬衆在光明大道中，東張西望，使反宗教人士，拍手稱快；而大多數無宗教信仰者，對張齡先生與適之先生之辯論，預定座位，等看好戲！一事之微，一言之肆，直召致佛教中千千萬萬人之悲怨，因賬果海，真不敢令我想像也。年譜出版，前後已經七年，而適之先生於此時際，才抖出來公開討論，豈時然後言哉！高深莫測矣！

似乎有些不容氣，我謝謝過之先生賜教。

以學呂今日之地位言，當然是「尋常百姓」，也實在是「香港難民」；加上「智識」兩個字，我是不敢當的。第細數年華，恰行年八十，攬鏡自照，眉，已逾尺霜鬢，老病荒山，形同廢物，猶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早已自慚其不類矣；然傷心往事，回溯前塵，歷歷在目！憶在北京十年，正值「五四運動」，前後一切事實，我知是那個人攪的，由此起因，造成今日之惡果；追原禍始，是「誰」之「咎」耶！是「誰」之「咎」耶！

處此現狀險惡世界中，倘使我們尚係皮下有血的人，應該不應該急起直追，去「救世救人」；尚有餘暇為和尙「查家宅」，為未入流「典史」翻舊案耶！噫！你試着：「放開冷眼觀棋局」，「把定雄心磨斧鑿」！

胡適之先生治學方法，考據精微，是我所欽佩的，張師先生爲佛法，爲師爲友的熱情，也是我所欽佩的，我願胡張兩先生把這個問題，暫時放下，發大慈悲心，現菩薩身，先去救世救人！我呢，老了！但仍欲覓未竟之功，繼續從新考增訂法集年譜；俟全集編完後，再就正於胡適之先生及諸方大德。

我今後更應守「無諍」之訓，縱使再有人給我以任何「毀」「譽」，也更不敢再發一言。昔日文殊仗劍逐佛，佛言：「止！止！我法妙難思！」

人生雜誌第十二卷・第一期收支報告

收入部份	五、七九〇、〇〇〇
讀者捐助	四〇〇、〇〇〇
廣告費	八九一、〇〇〇
訂售刊費	七、〇八一、〇〇〇
共收	一、三一六、〇〇〇
支出部份	一、七五〇、〇〇〇
支印刷費	一六〇、〇〇〇
支配紙十令	二〇〇、〇〇〇
裝訂合訂本	三五六、〇〇〇
編校費	二〇〇、〇〇〇
郵資雜費	二〇七九、五六
上期透支	五、八六一、五六
共支	一、二一九、四四
結存	

茲承

蔡孝煖捐助臺幣貳仟肆佰元
慧敏捐助臺幣壹仟元
壽治捐助臺幣捌佰元
林炳榮捐助臺幣貳佰元
陳登座捐助臺幣壹佰貳拾元
李根源捐助臺幣伍拾元
趙恒惕捐助臺幣陸拾元
李本慈、劉連蓮、董事費新臺幣各一百元
瑞今法師經轉信願寺及柯玉鳳居士港幣各壹百元

特此鳴謝

人生雜誌社敬啓

戒律思想史

第五類是「單墮法」(Hacitaya 波逸提)。此非如前項有關財物之罪，而是有關於妄語、兩舌、殺畜生或飲酒等執着心煩惱之罪，內容有九十九條(巴利律是九十二條)。犯此罪的人，必須於三僧人前懺悔。

上田天瑞著
李世傑譯

第六類是「悔過法」(Patidesaniya 波羅提提舍尼)。這是應向他人告白或懺悔之罪。內容由有關「食事」的四條律而成。犯了此罪的人，應於一人之前懺悔。

第七類是「衆學法」(Sekhiya)。這並不是罪名，而是規定飲食的方法，說法的方法，或親近在家人時，應注意的種種「威儀作法」。違此行為者，成立「突吉羅」(Dukkata) 罪。內容有一百條，故云「百衆學」，但巴利律是七十五條。故意犯此罪時，應對上座比丘懺悔(對首懺)，若非故意觸犯此罪時，則於自己心中懺悔(責心悔)即可。

第八類是「滅諍法」(Adhikarana-samatha)。此亦非「罪名」，而是規定僧團中所起紛爭的「鎮滅法」。內容有七種方法，故云「七滅諍」。由此方法，尚未能適當鎮靜紛爭時，上座即成立「突吉羅罪」。

以上是關於比丘戒的東西。在比丘尼戒，乃無第三類之不定法，其他與比丘戒同樣。有七類三百四十八條，而人數以上，是比丘尼戒共通的。把這些「戒」的內容，一一加以陳述，是無味乾燥的事，而且這些是在三千年前的印度所施行的戒。所以從現代我們的立場，裏面還包含有好多無意義的規定。因此，關於這些戒律的一一條項，今暫從略不述。

總之、從各方面，把性慾的禁止，「財物所有」的限制，乃至日常的禮儀作法等二百五十條的細規定分爲八類，而對於這些的「罰」、「懺悔的方法」、「出罪(復權)的方法」等，一一加以精細的規定，乃是本戒的內容。

此中，比較重要或有趣的，加以片斷的敘述如下：

四條波羅夷罪，上面已經說過，其次，僧殘罪十三條之中，第二條叫做「摩觸女人戒」，這是禁止摩觸婦人(女人)的條律。第五「媒人戒」是禁止仲介或媒酌男女的條律。很奇妙的是第四「曠身索供戒」，這是向女人(婦人)：「說我是如法的修行人，所以對我供養性慾，是最大的功德」的戒律，因爲，當時有人作此說，故佛乃制定此戒，以禁止之。其他，在「僧殘」中，禁止企圖僧團的紛爭或分裂者，第二條。『捨墮罪』的第一條，是禁止超一組三衣(三領一組的衣服)以上的「所有」的戒。又，第十八條是禁止持有「金錢」。本來，在原則上，出家人的生活必需品，是由於信徒的布施所得的，所以自動貯蓄金錢或持有金錢，是非常嚴格禁止的事。又，在「單墮法」第三十七條。有叫做「非時食戒」，這是過午不食的戒律，本來，出家人是僅可取中午前一食，及容許取朝粥一食的，這是古來在中國、日本所嚴守的戒律，現在，真言宗的僧侶在一定的期間(尤其是修行時)，仍守此非時食戒，而叫做「持齋」。本來，出家人取晚餐，是「非正式」的行爲，所以，古來的日本僧侶，把這「晚餐」，叫做「藥石」(當做藥而餐)。不過，過午不食，是就「五正食」(五種主要食物)而言，食「水果」或「飲料」却無妨。修行人吃

「蕎麥」，是屬於五穀以外的食物，故可食之。古來非常嚴禁「金錢的積蓄」和「非時食」，故至佛滅後一百年，佛教教團竟分裂爲二派，而其根本原因，是從波耆的比丘主張說：受蓄金錢無妨，過午少食也無妨而來的。波耆的比丘主張說「十條不法」，而稱爲「十事非法」，但其中中心，即在這二條。由此，竟分裂爲進步的大衆部和保守上座部二派。

其次，單墮的第五十一裏，有叫做「飲酒戒」一項，這是禁止飲酒的戒律。五戒中的第五戒也有「不飲酒戒」，而在家的信者亦有禁酒，這也是佛教中常被議論的戒律，所以在今日中國，就是在家的居士，也守着飲酒戒。佛教極嫌「醉」，關於這個，雖是多餘的談論，但有一要義，無妨加以談論，即：本來，宗教的信仰，是絕對「歸依」的感情，就是把一切奉獻於神，以感激其恩寵的一種「興奮狀態」，換句話說，是要「醉」的意思，因此，馬克思主義者乃以宗教爲鴉片或顛倒的世界觀，但佛教是以覺知如實的世界和真實的人生(實相)爲其教義之出發點的，而反此者，叫做「顛倒」(常樂我淨的四顛倒)，而此顛倒，即是「醉」，這個「顛倒」的「醉」是佛教所嫌惡的思想。佛教是教人「覺醒」的宗教，而「佛」是「覺醒」的「人」的意思。佛教爲「理智宗教」的原因，即在於此。從這個意思看，五戒中的第五戒，立有「禁酒」的條律，以和印度其他宗教分別，是表示着佛教本來的立場的，這是很重要的事，所以在真言密教裏也說：「行法(作法)」中，如出現有不可思議的現象時也不能執着它，不可得意揚揚，因爲，這是從妄想而起的「幻影」。這樣，批判再批判，超越醉境，最後所到達的信仰，才是金剛不壞的不壞的信仰，否則，非究竟的信仰。狂信(盲目、無理智的信仰)，是佛教所排斥的行爲。(待續)

挽救道德風氣

鄭 龍



文明與罪惡似乎永遠不能夠分離，越是文明的社會，人類的罪惡就越多。雖然政府三申五令的訂立條文法律，禁止一切罪惡行為。可是，人類有其更巧妙的花樣，去鑽法律的漏洞，所以，越文明越繁華的社會，人類的罪惡行為，也越加複雜。

人類為什麼要造成罪惡呢？這就是人類的道德問題，在今天道德淪亡的局面之下，罪惡的形成已司空見慣。近年來不良少年滋事，愈來愈烈，敲詐勒索，尋釁，毆鬥，在全省每一角落，幾乎無日不有。如果長此以往，不但斷送了許多大好青年，且使社會安寧，也蒙受重大的損失，因此我們要大聲疾呼地來正視此一問題。

物質是肉體上的需要，道德是精神上的需要。因為物質生活是現實的，具體的，而且是基本的，所以道德生活每每當不起現實物質生活的衝激，這是事實。但這事實必須加以重視，予以挽救。因為今日的人類，其智慧能力雖然漸漸可以征服自然環境，但若喪失了道德，一切生活就得不到保障。

每個人對自己的「不道德」，都有種種的解釋而不肯自加反省，這就是「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主要因素。誰肯承認所謂人心不古，世風日下，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份？這是道德喪失的社會中產生種種不道德者的最大悲哀！

一般人之所謂「疾惡如仇」大都只是痛恨別人的罪惡，却又原諒自己的罪惡，喪失道德的人，固然多數是明知故犯，但其中也有莫名其妙的作爲。我們的生理，都有或多或少的先天缺陷，這缺陷可能

就是喪失道德的主要原因。心理病理學家告訴我們，有許犯罪的行為，是關係於先天心理的缺陷，例如暴戾易怒的人毒辣；量小，短見的人，陰謀；瀟灑、風流的人，好色；自大、狂妄的人輕狂；達觀、幻想的人，浮誇；精明、冷酷的人，刻薄……之類，都有喪失道德的傾向與可能。如果碰到便利的機會或觸發其反感，很容易就造成罪惡的行為。然而這些暴戾、瀟灑、短見、易怒、風流、自大、狂妄、達觀、幻想、精明、冷酷——等性情，大部分屬於先天心理不屬於後天的薰習。我們認為這種心裡，如能早期發現並加以心理治療，不難可能把它根本改造的。就是不能早期治療，如能予以適當的環境，也可能收到防微杜漸之效。這些先天的心理缺陷，可說每一個人都有，只因每個人的環境不同，而有顯著與不顯著之分罷了。

除天賦的心理缺陷之外，儒家所謂「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這也是教育心理學的最高原則。所以兒童或少年如果遭遇不幸失去家庭適當的教育及學校的良好教育，那就只好依天賦的生活慾望，接受環境的生活誘惑逐漸走近喪失道德的邊緣。

兒童或少年的不幸遭遇有兩種：一種是環境上的不幸。如父母死亡或其他酷疾、殘廢之類；一種是人事上的不幸。如父母不成熟。或疏生養費抑或家庭環境惡劣或遭遇偶然的不道德刺激之類，這兩種不幸，端賴於學校教育予以補救。如學校教育也不能補救，當然就是墮落。由於爲人父母的不管教與否，或爲謀生忙，或爲享受忙，對於子女的性格教育自然有虧，而學校之教育又於事無補，且社會環境物欲的刺激，無疑更使兒童或少年有一

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的薰染了。

我們都知道，人類的許多罪惡，都種因於兒童或少年期內，兒童或少年像這樣的被種下不道德之因，到底是誰之罪呢？第一應由他的父母或保護人擔當，其次就歸咎於學校教育及社會環境的不理想。兒童或少年本有接受學校社會對他一切「救護的權利」，如果當他應被救護的時候而無人予以「救護」，那就是父母、保護人、學校、社會人士們的責任了。

有許多兒童少年性格的惡化乃由於父母的「溺愛」，但也有不少兒童少年心理的變態由於父母的「虐待」。「溺愛」和「虐待」，大都父母不自覺，這也不能就是表示父母自身性格不够健全，修養不够標準，溺愛是對子女性格的放縱，不加管教；虐待則是誤認「杖下出孝子」的古訓，或者把兒女當作洩憤的對象，所以學校教育及社會人士站在搶救兒童少年的道德立場。對此兩類的父母，應當呼籲大家來「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回頭是岸」的運動。以免再貽害子女。

當然，對於喪失道德的人最基本而積極的搶救莫過於加強道德教育。但所不幸人類自始至終，雖然對於加強道德修養有強烈的感覺，但都敵不過生活的逼迫和自私的發展。儘管孔子會主張：「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能力，則以學文」。但事實上每個人不能不用其大部份的精力和光陰於謀生之道。

道德喪失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情緒不安的，也沒有一個不是被人敵視的，所以社會各階層需要先給予他們的同情，並以有效方法給予感化，再由宗教使他們得到了安慰。談到宗教，唯有由我佛教的力量才能奏效。因爲佛教重因果，且以戒、定、慧、來消滅貪、瞋、痴，並以佛陀的慈悲精神來灌溉與感化，喪失道德的人才會有挽救。

日爾曼的佛教

Ven, Shanti Bhadra
亞 光譯作



十七世紀以前，除了幾位神學家會讀過赫隆尼麥斯（St. Hieronymus）的著作外，在德國，似乎還沒有人對於佛教有若何知識；上述這位基督教會的聖徒，在他的一本著作中，提到佛陀誕生的奇蹟。

十七世紀時，大哲學家來布尼茲（Leibniz）在他的一本名著「神學論」（Theodice）中，曾述及佛教的一些典故。

關於佛教的廣泛知識，見諸畢世馳名的哲學家，哥尼斯堡大學教授康德（Immanuel Kant）的著作中，在他的論文及講詞中，常提到錫蘭、緬甸、西藏及中國的佛教情形，還繪了一幅極富同情感且相當真實的佛門僧伽畫圖。他說：「這些僧伽的資生物——食住等，都是由他們乞化得來的，如他們不需用時，就淨施給清貧者。他們對眾生一視同仁，等無差別」。佛教關於業力和輪迴的教義使他發生極大興趣。他稱之為一個最令人心醉和富有吸引力的教義，因為他相信一個人在他證得至善至美的境界前，還得經過一連串的生死流轉，當他彌留之際，還向他的好友赫森（Hesse）坦率承認：他堅信輪迴的道理。

逐漸地，佛教的書籍開始傳譯並介紹到西方。十九世紀的哲學家們有較好的機緣認識佛教。我們發覺到：謝林（Schelling）、黑格爾（Hegel）和後來的尼采（Nietzsche）等人更為瞭解佛教。其中一位最偉大的德國佛教崇拜者是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他指出佛教不僅止是在亞洲，而且是全世界的一支最光輝的燈塔。假如我：「用我的哲學作為真理量度的尺碼的話，我承認佛教是世界上所有宗教中之最卓越的」。

尼采，這位牧師之子、德國的大哲學家，對於佛教如是稱揚：「佛教是一百倍以上的比較基督教更為真實。它曾經接受以客觀事實為研究對象的豐富遺產，且能冷靜地觀察問題。它在世間經過數百年的哲學之發展。上帝的幻想當它一出現很快地就被廢棄。祈禱是無須討論的。絕對的克己主義亦復如是。在佛教裏，沒有無條件的表示命令的動作或文字；也沒有強迫，即使在僧團中亦是如此。因此，它不向那些具有不同信仰的人們挑釁戰爭。其教義含有流傳遺滅之義，所以也不易被情感激動，觸發那些有如仇恨、報復、或怨憤的敵意」。

除此之外，許多德國的哲學家與學者們，無論是去世或仍健在的，有許多地方都同意釋迦世尊的說法。譬如：

一、他們否認上帝之存在。

二、他們不接受宇宙有最始與最終之說法。

三、他們在人類與動物之間，觀察到只有循序而緩慢的差別存在，所以他們成為保護動物的偉大辯護人。

四、他們不相信一個永生的靈魂，而只接受由於吾人行為之善惡，可能有輪迴之情況。

音樂家之中，最重視和敬仰的，是已謝世的偉大德國音樂家與作曲家瓦格納（Wagner）。他說：「對於人生的觀察，佛陀的訓示是如此的偉大，使每個個人和他比較起來，顯得這樣渺小。哲學家用他最深沉的思考，科學家以他最精微的實驗，藝術家以他最超脫的想像力，世人以他們最開明的心懷，對呼吸感受到的每種事情，他們會發覺在這世界中，充滿着無限的奇異的景象與無比擬的觀念」。

另外一位音樂家後來出家為僧，一生中為佛教致力達四十多年的是新近逝世的南提洛伽比丘（Ven. Nyanatiloka Thera）。他是有史以來第一

位德國比丘。出生於西德的威司巴登鎮，於一九〇三年赴錫蘭。他覺得這世界馳名的島嶼，是西方佛教徒潛修的最佳所在，尤其重要的是生活在佛法的薰陶中，他深深感覺到佛法是一種生活的方式，而不是像一些人所想像的僅止於說說寫寫而已。他翻譯許多巴利文經典為德文，其最後一部譯著為德文的「清淨道論」（Visuddhimagga）。甫於兩年前在錫蘭圓寂，數千僧徒來自各國瞻仰遺容。他雖已謝世，但他的名字依然活在人們心底，他在錫蘭手創的經院，向西方人士開放，向有志過淡泊崇高的僧伽生活者開放。

另外一位佛教徒曾經影響全歐，並其著作永垂不朽的是達爾克博士（Dr. Paul Dahlke），他到錫蘭學習佛法及巴利文多年，後來在柏林近郊佛勞努創建佛教精舍（Buddhist House）。這座寺廟矗立在柏林極富詩意風景的山陵上，市民舉目可睹。寺宇庭園廣達五畝有餘。在這兒他構築了一間小小的聯修院，命名為「錫蘭禪堂」，作為向錫蘭致敬的表示，因為錫蘭保存了全部早期佛陀的原始教義。他的著作如佛學論文、佛法與科學、佛教及其在人類精神生活上之地位等者，均傳誦甚廣。

雖然在他圓寂之後，佛教精舍沒有好好地整頓，宏法的各種活動亦告中輟，尤其在二次大戰期間，其莊嚴巍峨與佛教的外觀俱消失，為難民佔住多年，漸告損壞。在錫蘭的德籍佛徒協會，現已將它從達爾克博士的承繼人手買來，短期內就能夠恢復舊觀。現正忙於推廣佈教事宜，同時希望它成為西方佛教的活動中心。

這是毫無疑問的：德民有這樣充實的背景，在佛教的因緣方面，必能日有進展。現在德國幾乎每一城市及區鎮都有學佛的人與聚會。巴利文的學習產量都相當可觀。大專學生對於釋迦如來應化的事蹟及教義都很有興趣研究。現在可以說：德國人民對於佛陀正趨向於極度的虔敬和崇拜。

小飛蟲的啓示

· 吳怡 ·

我正躺在床上凝思，一隻小飛蟲飛進了我的房間。

牠在房內繞了一週，然後拼命的向著玻璃窗撞去，因為玻璃窗外有光亮，有自由。牠爲了追求光亮，嚮往自由，沒有考慮到光亮與黑暗，在自由與束縛間有一層看不見的玻璃。牠沒有這種遠見，所以一次又一次的撞向玻璃，撞來撞去，都撞不出去，雖然牠看到光亮，却不能得到光亮；雖牠知道外面自由，却無法享受自由。也許牠心裡暗想，今天真有點奇怪，有什麼東西阻住了我。可是牠却不追究爲什麼？其實在玻璃窗的旁邊，有一扇打開的門，不過這扇門外有一條走廊，遮住了光亮，因此這隻小飛蟲，始終沒有向自己提議，往這扇門中去試探一下，牠心裡必這樣的想：老夫今朝，被鬼纏住了，到處碰壁。豈能再向那黑洞洞的地方去鑽？

牠過份自信了，一次又一次的撞向玻璃，牠認爲只要努力奮鬥，總有一次會成功的。可是事實相反，在牠沒有成功之前，却已精疲力竭的倒了下去。

人生正是如此，多少人渴望着光明，追求着自由，可是他們忽略光明與黑暗，自由與束縛之間有一層障壁，這層障壁，便是人類的愚昧，我們都以為發現了真理，都以為自己的想法是真理，實際上我們都撞在真理的玻璃窗上，折了回來，像小飛蟲所遭遇的。可是我們並沒有發現自己的愚昧，我們怪時代太亂，怨人心不古，我們動不動就說社會太冷酷，人們太自私了，我們叫別人反省反省自己。

我們拿着鏡子去叫別人看看他自己的醜態，可是自己却忘了反省，却忘了先照照自己的尊容。

也許我們都真正看到了真理，像小飛蟲看到了光亮，也許我們都瞭解理想是美滿的，像小飛蟲知道窗外是自由的。然而我們與小飛蟲一樣永遠把握不住真理，達不到理想。這是什麼原因呢？如果小飛蟲不固執成見，靈機一動，向那扇黑洞洞的門中去嘗試一下的話，牠自然得到真正的光亮與自由。但牠過於自信了牠的官能，牠的經驗。以至被玻璃所阻，犧牲了自己。同樣的人類如果不是執古不化，而能向黑暗中探索真理的話，也許我早已把握到真理的正身。但我們畢竟被真理的光芒所眩昏，而不知從黑暗中去奮鬥，我們都知道真、善、美的真理，我們都體驗到自由、平等、博愛是真理，然而到現在我們都沒有真正的把握它們。因爲我們忽略了那中間存着的一層無形的障壁——人類的愚昧。

多少人追求真理？可是多少科學的發明，却把人類帶到恐怖的深谷。多少人追求善？可是多少道德的教條，抹殺人類的理性和良知。如中世的經院思想，及中國古代的禮教。多少人追求美？可是多少個美麗的外衣中，包着罪惡的細菌。多少人嚮往自由？可是法國革命所帶給法國人民的是更大的不自由。多少人嚮往平等？可是階級鬥爭所帶給人類的是更大的不平等。多少人嚮往博愛，可是「打我左臉，遞過去右臉」的作風，只是慫恿惡人犯法罷了。

這一部人類弄巧成拙的歷史，都說明了人類的愚昧。

真理是光亮的，但我們追求光亮，却必須從黑暗中探索。我們追求真、善、美並不是追求那些獨立的觀念。我們嚮往自由、平等、博愛、也不是嚮往那些悅耳的名詞。可是許多人都忽略了這點，他們以為謳歌真理，或寫幾篇教條式的真理文章，便已經得到了真理。像我國古代的許多道家，他們整天坐在書齋內，與生活絕緣，他們以為看不到黑暗就是光明，心中一無所念便是自由。的確，他們是做到了赤子之心，但赤子是不瞭解什麼是光明與自由，正如他們不瞭解黑暗和束縛一樣。

黑蘭花影劇中有一句話頗能發人深省，意思是：唯有從地獄中出來的人，才知道地獄的痛苦，這話也就是說唯有從地獄中出來的人，才真正知道光明的意義。佛學中主張佛在人間，而不涅槃，因爲在人間才有生老病死的無常，克服這種無常，便能成正覺，如果一入不生不死，純粹至善的境界，那就像活在真空之中，無法行善，也無處施捨了。這道理正像我們要跳得高，必須向下面用力的一蹬，如果你只是直着腳，希望上升，那是不能的，同樣我們追求真、善、美、並不是面對真、善、美、並不是面對真善美便能使我們容光煥發，而是在生活中去找出真、善、美、不善、不美、然後打倒不真、不善、不美，這種過程，便是真、善、美。

朋友，我們要領取小飛蟲給予我們的啓示，不可自信我們的錯覺，不可忽視我們的愚昧，我們應該腳踏實地，從痛苦中尋求快樂，從缺陷中尋求美滿。我們要從黑暗中奮鬥出光明來，從束縛中掙扎出自由來。

護

生

粹

語

念生

有幾位同道提議，要發行護生日曆，把古今護

生的名言，逐日寫入，希望使用這種日曆的人，可以隨時引起護生觀念。我很贊成這個的辦法，近來按三個目標，輯錄材料，第一是護生粹語，第二是護生史料，第三是護生詩鈔。現在將護生粹語在人生雜誌發表。輯錄標準，每條本以用字最少為原則。但有的材料，一經割裂刪節，便不能表達原意，只好放寬範圍，最長的約在一百多字。我希望這種日曆，最好要有三十二開版的書冊大小，現在提供四種印刷方式：第一是中間印日曆文字，四圍或上下印護生詞句；第二是正面印日曆文字，背面印護生詞句；第三是淺色印日曆文字，深色印護生詞句，第四是照第一第三的一面印法，而將背面印成信箋格式，以便撕下日曆之後，作為信箋使用，增加一個宣傳機會。這些事要由製造日曆的同道，匠心獨運，我只是附陳管見，聊供參考！

每條詞句的排列，因為隨得隨寫，未能按照時代順序。在日曆上，我想不但用不着時代順序，而且要將粹語、史料、詩鈔、以及字數的或多或少，攙雜排列，才可使閱覽的人，每日有眼明心亮的感覺。

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

二、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矣。（中庸）

三、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中庸）

四、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中庸）

五、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中庸）

六、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

七、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孟子）

八、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孟子）

九、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賈子新書、大戴禮、孟子）

一〇、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程子識仁篇）

一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張子西銘）

一二、明者恕已為喻，不加惱於含靈，昏者利己為懷，無存慮於物命。（唐道宣律師宏明集慈濟篇序）

一三、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為重，恕已因心，以身觀物，欲使抱識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倫，各遂厥宜，得無遺天。（梁沈約究竟慈悲論）

一四、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過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除。（齊周顒貽何胤書）

一五、野牧成群，閉聚重圍。量肉揣毛，以俟交割。如土委地，金謂常理。可為愴息，事豈一途。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難報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少，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念。（齊周顒貽何胤書）

一六、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具錄耳。（顏氏家訓）

一七、外道執斷常見，無因無果，無施無報。今佛弟子酣酒嗜肉，不畏罪因，不畏苦果，即是不信因，不信果，與無施無報者復何以異？（梁武帝斷酒肉文）

一八、涅槃經云，一切肉悉斷，及自死者。自死者猶斷，何況不自死者。楞伽經云，為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業俱不善，死墮叫喚獄。何謂以財網肉，陸設置罟，水設網罟，此是以網網肉，若於屠殺人間，以錢買肉，此是以財網肉。（梁武帝斷酒肉文）

一九、若噉食衆生父，衆生亦報噉其父；若噉食衆生母，衆生亦報噉其母；若噉食衆生子，衆生亦報噉其子；如是怨對，報相噉食，歷劫長夜，無有窮已。（梁武帝斷酒肉文）

二〇、從無始來，至於此生，經歷六道，備諸果報……今日衆生，或經是父母，或經是師長，或經是兄弟，或經是姊妹，或經是兒孫，或經是朋友。而今日無有道眼，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靈，即生忿恨，還成怨對。向者至親，還成至怨，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梁武帝斷酒肉文）

二一、夫含生稟氣，皆有靈智，蠢動翱翔，咸知畏死。致使菩薩興行，救濟為先，諸佛出世，大悲為本。（唐道世法師法苑珠林述意部序）

二二、今勸仁者，同修慈行，所有危怖，並存放捨。縱彼飛沉，隨其飲啄。當使紫麟頰尾，並相望於江湖，錦臆翠毛，等逍遙於雲漢。或聽三飯而悟道，何異暫龍？聞四諦而生天，更同鸚鵡。共立長壽之臺，同招長命之果。（唐道世法師法苑珠林放生篇序）

二三、張平子作歸田賦，興意雖蕭散，然序所

懷，乃在仰飛纖纖，俯瞰清流，落雲間之逸禽，懸清淵之鯨鰓。吾謂釣弋亦何足爲樂？人生天地之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不但適一已也。必殘暴禽魚以自快，此與馳騁田獵何異？（宋葉少蘊避暑錄話）

二四、余不喜殺生，有見餽蟹蛤者，皆放之江中。雖知始在江中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觀，但以親經患難，不異鷄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痛苦爾！（東坡志林）

二五、余在貴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經過之，輒作泣字韻詩一首。季常不禁殺，故以此風之。季常既不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凄然也。（東坡志林）

二六、錢塘壽禪師，本北部稅務專知官，每見魚蝦，輒買放生，以是破家。後遂盜官錢爲放生之用，事發主死，領赴市矣。吳越錢主使人視之，若悲懼如常人即殺之，否則捨之。禪師淡然無異色，乃捨之，遂出家得法服淨禪師。（東坡志林）

二七、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東坡雜記）

二八、魚生水中，無害於人，我乃巧計取之，圖以販賣，以養我命，以活家眷。魚在水中，亦有眷屬，腹中多子，皆是性命，我乃殺害，其罪無量。（宋王龍舒淨土文）

二九、衆生肉本非所食之物，以耳聞目見慣熟，不知其非。如能斷肉固爲上也。如不能斷，且食三淨肉而減省，食若兼味，且去其一。如兩餐皆肉，且一餐以素。人生祿料有數，若此自可延壽。（宋王龍舒淨土文）

三〇、子瞻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即放

之，餘者幸作一杯羹。今日我家常購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放而救渠命，殞者烹而悅我口。雖腥羶之慾，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耳。魯直曰：我兄從權之說，善哉！（東坡外紀）

三一、錢塘人喜殺，日屠百鵝，有人自湖上夜歸，過屠者之門，百鵝皆號，聲振衢路，若有所訴。鵝能警盜，亦能却蛇（其獲殺蛇，蜀人園池養鵝，蛇即速去）雖有二能而不能免死，悲夫！安得如逸少乎？（東坡志林）

三二、水族癡暗，人輕殺之，或云不能償冤，是乃欺善怕惡。……但一起殺念，地獄已具，不必在其能訴與不能訴也。（東坡志林）

三三、少時所居書堂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卵可俯而窺之。（東坡志林）

三四、天地以好生爲德，故羽毛鱗介，無一不遂其性。諸佛以慈悲爲念，故蠢動含靈，無一不適其情。（丁銳善誘文，見古今圖書集成）

三五、今人處世，豈無所願，子孫則欲其昌榮，名利則欲其超勝，以至學道學佛，必欲善行圓滿，早成正覺。余見世人皇皇百計求是數者，無一如意，曾未知放生因果，其效甚速。（丁銳善誘文，見古今圖書集成）

三六、今人或爲湯火所傷，或爲針刀誤傷手足，痛已難忍，必叫號求救。至暫時頭昏腹痛，或小可疾病，便須呼醫買藥，百般救療。於我自身，愛惜如此。至於殺物，則恣意屠宰，不生憐憫。未論佛法明有勸誡，未論天理明有報應。若不仁不恕，惟知愛身，不知愛物，亦非君子長者之所當爲也。（俞偉文見古今圖書集成）

三七、爲善事既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具在。爲惡事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

，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人之煩惱。（宋王日休語見古今圖書集成）

三八、佛言五戒，以殺戒爲首，佛言十業，以殺業爲首。楞伽經云：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無有人殺害衆生，由人食肉故屠者殺以販賣，能悉捨不食，是真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俞偉語，見古今圖書集成）

三九、蚤虱蚊蚋，形雖微小，其遭殺受痛，亦與牛羊一等，勿謂微小便輕殺之。蛇虺蜂蝎，偶現在前，未曾傷人，勿謂警毒便輕殺之。至於籠養飛鳥，檻閉走獸，爲其音聲形狀，可以悅吾耳目，爲我玩樂，令彼憂愁，又何不仁也。（俞偉語，見古今圖書集成）

四〇、去殺流惠，好生立則，率土起濱，臨江是宅。遂其生性，庇爾鱗鱗，環海爲池，周天布澤，致茲忠厚，罔弗怡懌，動植依仁，飛潛受護。（唐肅宗乾元二年詔天下設放生池八十一所，顏真卿所撰碑文摘語）

四一、帝命有司，臨江之濱，益爾深廣，澤爾介鱗，網罟弗施，恩波洋洋，之遊之樂，永以相忘。海宇之間，物性惟一，上市昭格，降福孔碩。（明萬曆十七年舉唐肅宗乾元故事，命天下復置放生池，蔣延壽所撰碑文摘語）

四二、放生爲佛法一門，實衆德根本，古德開導，不曾已詳。（明周順昌龍州庵放生池記）

四三、養濟者號悲田，聖主賢臣，哀窮民之顛連無告者設也。今之困憊，伏質於力，必不可逃而待烹，其無告尤甚。買而畜之池，縱之林，俾終保殘壽，慈執加焉。（明蓮池大師放生池記）

四四、晉何胤謂車螯蚶蜆，眉目內缺，唇吻外缺……固宜長充庖厨，永爲口食。噫！是何言歟？……有形質而能運動者，皆有知也，汝不知其有知耳。況眉目等實無不具，特至微細，非凡目所見，而欲永爲口實，胤之罪上通於天矣。（明蓮池大師竹窗隨筆）

四五、李斯臨刑顧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寧思鬼迷心竅，不猶已之罹斧鉞乎？鬼滅群，汝夷族，適相當年。不知其罪而反義之，至死不悟者，李斯之父子歟？（明蓮池大師竹窗隨筆）

四六、士人有學成而久滯黌校者，轉於文昌，設遼鄉科，當殺鹿以祀，俄而中式。既酬願已，上春官，復許雙鹿，未及第而卒。噫！殺彼鹿，求己祿，於汝安乎？（明蓮池大師竹窗隨筆）

四七、有集養老書，日用服食，多炮炙生物，至於日雀、日雁、日雉、日鴛鴦、日鹿、日兔、日駝、日熊、日獾、多豪貴少年所未及染指者。先德有言，「饒君善將息，難與死魔爭。」胡為老不忌心，反動殺害，誤天下老人並其子弟俱陷地獄者，是書也。

四八、抗俗歲暮祀神，大則封羊蒸豕，次則用猪首雞魚之屬。予未出家時，持不殺戒，乃易以蔬果。家人雖三尺童子，無不愕然，以為必不可。予燃香秉燭高聲向神曰……凡有殃咎，宜加予身。終歲闔宅無恙，遂為例。（明蓮池大師竹窗隨筆）

四九、天地生物以供人食，如種種穀、種種果、種種蔬菜、種種水陸珍味，而人又以智巧餅之、餌之、鹽之、酢之、烹之、炮之、可謂千足，萬足何苦復將同有血氣，同有子母，同有知覺，覺痛覺痒，覺生覺死之物而殺食之，豈理也哉。（明蓮池大師竹窗隨筆）

五〇、尋常說：「只要心好，不在齋素。」嗟乎！戮其身而啖其肉，天下之言凶心、慘心、毒心、惡心孰甚焉？好心當在何處？（明蓮池大師竹窗隨筆）

五一、予見屠沽之肆，生置鱸蟹蝦蟹之屬於釜中，而以百沸湯烹之。則論之曰：彼衆生力弗汝敵

，又微劣不能作聲耳。如力敵，則當如虎豹噬汝，若能作聲，冤號酸楚之聲，當震動大千世界。汝縱逃現報，而千萬劫中，彼諸衆生，不放汝在。汝試以一臂納沸湯中，少頃而出，則知之矣。（明蓮池大師竹窗隨筆）

五二、富貴人不能齋素，其故有二：一者耽蜀象之悅口，二者慮藜藿之損身。不知肉食蔬養，體之肥瘠或因之，而壽夭不與也。且鹿之壽最永於諸獸，而所食者草耳，虎食肉而壽之長短於鹿何如也。鹿不肉而壽，人何獨不然？（明蓮池大師竹窗隨筆）

五三、今時造業，惟殺尤甚。無論四海之廣，即此一邑，於一日中所殺生命，牛羊犬豕，鵝鴨魚鱉，動以千萬。其細微者，何可勝數？……今牛羊等，因昔造殺，報在畜生，彼病陀羅，即前所殺，轉為能殺，……宿報甫平，新殃更造，因果相尋，吾不知其所終也。（明蓮池大師竹窗隨筆）

五四、世人於朋友戚屬，見有斷肉茹素者，不驚以為奇，則笑以為愚。夫人之與畜，同一肉聚耳。肉人不食肉獸，此天理人情之所必至也。亦何足奇，而況謂之愚乎？吁！衆生之迷昧也極矣。（明蓮池大師竹窗隨筆）

五五、蠶之殺命也，多而酷。世莫之禁者，謂上焉天子百官，藉以為帝服，下焉田夫野婦賴以為生計。然使自古無蠶，則必安於用布而已。若生計則民之不蠶者什九，蠶者什一，未見不蠶者皆餓而死也。（明蓮池大師竹窗隨筆）

五六、陶隱居取生物為藥，遂淹滯其上昇。夫殺生以滋口腹，誠為不可。損物命而全人命，宜若無罪焉。不知貴人賤畜，常情則然，而非諸佛菩薩平等之心也。殺一命，活一命，仁者不為，而況死生分定，未必其能活乎？則徒增冤報耳。抱病者熟

思之，業醫者熟思之！（明蓮池大師竹窗隨筆）

五七、有受佛戒，斷肉食，而忽罹病緣，為親友所強勸，已而過俗醫又從而更之，至有久茹齋者，一旦破毀。……菜食而死，教以食肉，肉食而病，復令何食，在病者以理自持而已。（明蓮池大師竹窗隨筆）

五八、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間之大惡曰殺生。（明蓮池大師竹窗隨筆）

五九、具人之形，專人之性，乃殺諸衆生而食其肉，可乎？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人而不仁，是尚得為人乎？既名曰人，必無殺人食肉之理矣。（明蓮池大師竹窗隨筆）

六〇、世人祈求子嗣者，祈延壽命者，祈消疾病者，祈解災難者，祈取功名者，祈安家宅者，祈益資財者，如是等事，第一不可告許宰殺牲牢之願。此名惡願，有業無功。縱得遂心，美好一時，苦報在後。（明蓮池大師竹窗隨筆）

六一、今人以犬豕牛羊鵝鴨魚鱉為食，終世不覺其非何也？夫飲食入胃，遊溢精氣，以歸於脾，其渣滓敗液出大小腸，而華腹乃滋培臟腑，增長肌肉。積而久之，舉身成犬豕牛羊鵝鴨魚鱉之身也，現生即異類矣，來生云乎哉！（明蓮池大師竹窗隨筆）

六二、夫五穀為養，五菜為充，五果為助，內經語也。人之所食也，亦既足矣，而奚以肉為？既名曰人，不宜食肉。（明蓮池大師竹窗隨筆）

六三、世人食肉，感謂理所當然，乃恣意殺生，廣積冤業，相習成俗，不自覺知，昔人有言，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是也。（明蓮池大師戒殺文）

六四、凡有知者必同體，人之食肉，大是怪事。良由家世襲而為常，鄰里比而成俗，習行既久，不覺其非，反以為是，又奚怪乎？今有殺人而食者，人必大駭而誅之，何也？不習行故也。使殺人無禁，行之數年，以人肉供庖廚者，徧於天下矣。（明蓮池大師戒殺文註）（待續）

過

年

無念。



友人特送我們一盆水仙花，作年景點綴。據說這花從香港運來，價值相當昂貴。十幾年沒見過水仙花了，低徊於她幽雅的聲音，出俗的秀逸，只覺得有些辜負她似的，我們這一個「年」實不配用她來裝飾。甚至生出一種煞風景的想頭，早知人家為應景化這麼多錢，勸他捐一筆冬賑多好！

來臺這是第十個新年了。不管從那一方面講，對於過年的興趣，總是越來越覺淡然索然。其原因，倒也不一定是為馬齒徒增，青春不再，老大徒傷悲這類的心理作祟。主要的還是因為環境不同，新年的氣味已完全變質。再找不到記憶裏的那種鄭重其事的古典閑雅的情調了，連孩子們們似也不如以前的有那種迫不及待的興奮心情來盼望着過年了。

我自愧是一個無能的主婦，對於良辰佳節的享受方面，向來看得很馬虎的，已不得越簡單省事越好，雅不願在吃喝上面多花工夫。所以對家庭的供獻，遠不如母親的那一代為兒孫作馬牛，把整個身心放在操持家事方面，用燒美味佳肴的香味來製造過年過節特有的氣氛了。

至於年節前後的那些繁文縟節，什麼送灶，接敬天地鬼神……我也早忘得一乾二淨，現在誰是祭祀祖先，敬敬菩薩就算了。我想臨到我們的下一代，恐怕連僅餘的這一點儀節也要取消了吧。然而若千年來，對於傳統的風俗雖有所簡化，各自躲在自己的家裏，用自認為合理的生活方式來度新年，却也有有一種自由，安閑，天倫團聚的快樂。

近幾年來，社會時尚作怪，過年的滋味却又不同了，好像年年在滲入大量的清水，不但淡而無味，簡直把過年構成了一筆人情負擔——欠債同追債的負擔。

我常假想，住在寶島，宛然水上一片浮葉，上面擠滿了逃命的螞蟥，年代久了早忘掉在避難。自以為浮舟仙島寄身世外桃源來啦。大約愈是安逸愈百無聊賴，一個證着一個，風氣的感染，確是十分強大可驚的。社會風氣就是一窩風的浪湧，它湧過來，不容你抗拒，不知不覺被捲入了流行的底裏。譬如說，現今流行的年節送禮，新正的拜年，其事不由已，春節前後大都為這兩大課題奔忙應付，真不知所為何來。而每個人心理都不免厭煩，却又無可奈何，照做無訛，這豈不滑稽？因為把在別的事，還不可以我行我素，不去隨俗。可是過年就不同等閑了，人家送了你的禮怎能不還呢？別人登門來拜年又豈可不同拜？

因此年前禮品絡繹於途，金碧輝煌的包裝，裝點起人生活的酸甜苦辣的內涵，交織成一張人情之網。誰知道有多少人在這張網裏掙扎來着！在那些美觀耀目的裝璜的底層，你能料它不會是蘊含着告貸，典當，化盡積蓄的辛酸之淚嗎？

跨過年關，立刻又呈現另一場面，滿街是拜年的人。奔馳的三輪車上坐着華麗盛裝的男女，多數是僱用輪鐘點計值的包車。車上的人，最時新的大衣，最漂亮的飾物，都出籠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仕女，川流不息地在馬路上作服裝展覽。

平時關緊了大門的人家，過年大都開放門禁，把狼狗拴起來，以便拜年客隨時進出，主婦們早給室內著意佈置一新，模仿「現代化家庭示範」似的，同她身上的時裝，一樣的摩登可觀。而這時屋內的主人呢，也總是不在家，同時去參觀別人的展覽去了。

當你連續拜了好幾年的年，頂多碰見一二位所要拜賀的對象。而即使剛巧遇着了主人，也不會留你坐下來暢談的。固然是後來的批賀客可能已接踪而上，你自己為了經濟時間，當然是有計劃的，作蜻蜓點水式的逗留的，必需趕鐘點以求早點拜完了差哩。

等到算一算，還有幾處最遠的沒有來得及去拜賀，新年差不多成尾聲了。辦公的該去上班，上學的也該上學了。一年開始在於春，平庸而樸素的的生活又納入正軌。想起過年時那番暴發戶般的氣勢，一味裝門面擺闊；時時間大量的浪費，金錢流水樣的支出，連帶不可解的一大陣東跑西奔，不禁深為惆悵而懷疑；試問如此度春節的方式，是不是對他人有所利益，自己又是不是心安理得呢？



我在華報上的閑筆，提到這一點，我說：「勞碌奔波，一迄於死，所追求的榮華富貴，圖一時的享受，忽略眾人的利益，也是罪過。」朋友看到這篇東西，寫信來說：「你還年輕，怎麼就說出這老氣橫秋的話呢？你還是站起來，好好奮鬥一下，將來一旦反攻，好衣錦榮歸。」我沒有與友強辯，強辯有什麼用，請見事實。

朋友最愛讀的孟瑤作品，孟瑤作品有力，深沉。故事平凡，而在平凡顯出不平凡，與其說孟瑤作品在故事上成就，不如說在人物上的成就。作品裡的人物都「活」了，是有血有肉，是活的人，不是死的。

點一提到劉，主題為：「一生的追求虛榮，不求享受，結果不僅沒有享受，反而在新生報上，空得一日三餐都不知在那裡。」我把這篇東西寄給朋友。

友回信說：「我也有這種感覺。『朋友是我的寫照。這幾個月來我的確如是，也的確受了不少開氣。唉！人與人之間何必如是斤斤較兩呢？我們不過把時間與空間當作旅社罷了，數十寒暑，一眨眼工夫就過去了。」

是時候了，我寫信說：「領悟很早，不致在泥坑裡越陷越深。佛視芸芸眾生，彼此一樣。既然同是來到這世界相會，就彼此相親相愛的生活下去。精神生活居其九，物質生活居其一。」

聖誕辨

言議



先生：拜
讀貴刊的
一篇短欄

談到拙作聖誕與俗好一文的觀點，對耶穌的生日獨稱聖誕，仍表異議。我認為耶穌與聖誕一字之爭，只是形式問題。最初本稱耶穌聖誕，無可議者，後來又簡稱聖誕，變成積習，只能鼓勵其他宗教或思想

和「聖誕辨」

聖誕

言議先生鑒：元月二十一日手教及大文「聖誕辨」拜悉。承蒙不棄，感激何似。至於聖誕一詞的辨別，實也正如先生所說：「只是形式問題」。王陽明說「滿街都是聖人」；佛說「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人人都可於其各自的聖賢分中，發揮其聖賢的心量與聖賢的行為，何獨耶穌不能？設於上次所作「正名」，實也不出佛教所稱「所知障」或文字障的範圍而已。基督徒稱耶穌聖誕簡稱聖誕，並無不可，儒家學人稱孔誕為聖誕，亦無不可，佛教稱佛誕為聖誕更無不可，但在沒有任何宗教或學術門戶的大眾文字中，似可予以明顯的區別，而分稱耶穌聖誕、孔子聖誕、佛陀聖誕。尊

體系，各聖其聖，以示「聖」之沒有被獨佔，事實上孔誕也一樣可以稱聖誕，（臺北明倫堂前的石碑即有聖誕一語），從前皇帝做壽，當時的臣民亦稱聖誕。佛教應有權稱釋迦牟尼的生辰為聖誕，但佛學認為佛有所不同於聖，或佛的境界更高於聖，故仍以稱佛誕為妥，並不能認為耶穌聖誕即有獨佔的意思，謹綴數語，以質之高明。

謂佛與聖，佛學認為有所不同，這是站在佛教的立場而言。其實聖之一字含有崇高偉大的意思，至高無上，至大無外，以聖稱佛有何不可。同時佛教的諸佛菩薩，嚴當有一觀念：佛是聖人中的聖人，菩薩是諸佛性體的代表，乃是豪傑中的豪傑。所以佛誕同樣可稱聖誕。以上所見未知當否？尚祈 先生及諸高明有以教我。農曆新年將屆，先生必有一番忙碌，也必有幾天的假期，盼於新年伴同夫人公子來山上一遊，無任歡迎。
（家師東初法師命為致意）
撰 安



（上接第二十三頁）

我正在這樣默想；這樣在制自己時，出我意料，她竟在我底右腳上親切撫摩起來了。

我不敢動彈，只好任她去撫着摩着，……我只是天真地想：只要妳不爬到我這頭來，我怕妳什麼？

可是，就在這時，她竟兩手捧住了我底右腳。起先，往她底懷裡一放，軟綿綿的胴體；一陣溫暖。接着，她使用那櫻桃的小嘴，濕漉漉地涼陰陰的在我底腳心和腳背上反復地吮着吻着，鬧了好一陣。

漸漸，她開始大膽作風了。

這時，我真有點急了；但我仍強着自己，我要臨危不懼，做個正人君子。我還算理智，沒有去幻想她底神秘，所以，我一直沒有動心。

這時，我才想起了偉大的世尊，為什麼要聚集大眾在靈山會上拈花？而那白髮蒼蒼的大弟子，老迦葉為什麼只默默微笑？

倒底，一個學佛修行的人，是不是不去想女人，就能心地清淨？是不是不去離了女人，便會真真安寧？

我找不到這個答案，真傷心！也許我的路跑得太少，不然，就是認識的人並不很多，所以直到現在，還沒碰到一個真能回答的高明。

我沒有辦法，只有用我的愚誠，

祈求慈悲的佛陀。我想：假如，佛陀能常常伴着我，任妳怎麼淫盪可怕的女人，對我也無可奈何！

試問，紙怎能包得住熊熊的烈火？

但是，熄盡了火的死灰，紙照樣可以包庇。

也許是佛陀的感應，我竟情不自禁，燃亮了燈，提起了筆，在我的日記簿上，終於寫上了這幾句心底之言：

大風蕩蕩自北來，吹起寒雲似花開？

採花童子閒無事，常伴彌陀眠花蕊；

渴時常飲花枝露，饑來任食百花髓，

南柯一覺常惺惺，火中栽蓮獻如來。

六十初度自勉

謝鳴高

其一

年逢耳順慶新春
見性明心始覺真
修持清靜倍怡神

其二

為憫眾生受苦辛
名城三度拯斯民
何處菩提會惹塵

其三

佛力加持感故知
高僧大德有吾師
六度萬行重布施

其四

從戎抗戰仗雄師
還我河山喜可知
反攻大陸力能支

如是我見之三 她使我倒

「情」的感染是主宰我們的生老病死，還有那最可怕的無明。牠可以造成我們的生，也可以促令我們的死；牠會使我們喜悅，也會叫我們苦惱；牠能激勵我們成佛作祖，也能驅使我們變狗變豬！

入世，戀愛與結婚，固然維繫着這個微妙的情，俗稱：「姻緣」。

出世，修道與成佛，同樣也離不了這個「玄妙」的情；所謂「佛緣」是也。

只有前者是：醉生夢死的順情；後者却是，自覺覺他的逆情。

在「情」的惡勢力下面，我們「人」，自命為萬物之靈，却渺小得竟是個頭頭腦腦不足道的可憐的木頭人！

尤其，我學佛修行的人。憑良心講，在修行的過程中，男人修行最感辣手的這途魔障，就是女人；而女子修行頂傷腦筋的，我想也離不了男人吧？

所以在平時，高明的善知識常常對我們開示：修行的人，只要不想女人，心地自然清淨，也只有遠離女人，心地才能光明！

「戒律」上，也很醒目地標示着一個萬惡的「淫」。

似乎，有了女人，男人才被誘惑得不可自寧。

似乎，有了男人，女人才被卑視為五陰之身。

要真是這樣的話，這世界，實在太會使我驚慌！

有了她們女人，就不該再有我們男人；有了我們男人，為什麼又來她們女人？

唉！我曾經這樣默默地自我發問。

女人，這個可怕的魔影，一度還逼得我患過神經呢！

我害怕！她有蛇樣不可抗拒的纏勁，還有火樣毀滅靈智的烈性。

那盡人心窩的擁抱，和那癢人心扉的狂吻。

我委實不敢追思了；也不敢回味！……

從開始學習參禪，這可怕的女人，就死命地叮着我；嚇得我日夜不寧！甚至痛哭流涕，幾乎使我走上了自殺之門。

記得，那是今年的初春，一月十一的那天。

我根本初沒有想女人，也沒聽人談過女人；更沒看過黃色書本！然而，這一天，我底腦海裡，却無緣無故得起了許多魔影——女人！

本來，僻居在深山古剎，眼不見

，耳不聞，心地應該很清淨；可是在今天，我竟莫名其妙地反常，莫名地不得安寧！

我也曾拴住自己的心，默默地念着佛名。從早到晚，整整一天；然而，腦海中的女人，似乎已牢牢地生成了根。

晚上，把燈一熄，我終於下了決心：兩腿一盤，双目垂簾，我要觀心！

任妳淫蕩的女人，如何迷人，我要用「止觀三昧」。無情的觀心術，滅度妳，徹底滅度妳！

於是，我開始觀：觀：觀……

恍惚間，我被捲進了一陣猛烈的無可形容的風的旋律；在這黑沉沉的風的旋律裡，我竟變成了一張薄薄的紙片。

這時，我順着旋風浮沉，很尷尬地還打了十幾個滾；可是我並沒有恐懼，只默默地隨風旋轉，且很像很老練。

突然，我記起了佛名，便快速地默念。片刻間，這威力無比的旋風怒吼了。她，狠命地把我摔倒在另一個地方——故鄉。

旋風，似像消失了；而我，竟靜臥在自己的家裡。這時的我，也許愛慾未淨，見到了自己的家，不覺喜悅異常！糟了，畢竟我失去了靈覺，忘掉了佛名，又陷入了無常的圈套——幻景。

這是個幽暗氣氛的房間；在幼年時候，我會經與姊妹們在這裡讀過書玩過要。

現在，我是睡在床上，一張古式紅木的木床。

不知從什麼時候，在我的腳後，又來了個人，與我睡在一被。

正當我驚疑時，床邊的枱桌上，不曉得在什麼時候，誰燃亮了一盞油燈。

在微弱的燈光中，我可以很明顯地覺察到與我同被而睡的，既不是我底母親？也不是我底姐妹，却是個從不相識的年輕的女郎！

我被這突如其來的遭遇，感到有生以來最嚴重的緊張和恐慌！

同女人睡在一被，而且是個陌生的女郎，在舊禮教觀念很深的我看來，這種境遇，是多麼的荒唐！

可是，我又擔心，在這夜靜更深的時光，怎麼能聲張？說不定大驚小怪，還會弄巧成拙，找來不必要的嘈囂！

因此，我抱着戰戰的心境，索性對她來一下試探：一面假裝睡着，一面却好奇地猜測她到底是誰。

忽然，她竟蠕動起來了。

或許，她不願意擾醒我，所以那麼輕輕小心地翻過身來，正好，她底柔軟的纖手已與我底腳碰着了。我底心，開始平平地暴跳起來……但我仍盡力控制着自己，警戒自己不准動心；永遠不准動心；要做一個坐懷不亂的柳下惠。（下轉第二十二頁）



人生書簡

(一) 廷榮居士道席

元月號「人生」已經三校完畢，現已交廠付印。

居士大文，經過三次精讀之後，更能體味其思想神髓之所在。有人以為居士的筆路因強調中國文化之能大化攝佛敎的文化，且使佛敎文化在中國文化的土壤中生根深植，促成中國文化的大容大合，助長了中國文化的壯大，又不失佛敎文化的源頭之真味。故居士對於佛敎文化固有一情不由已的虔敬，對中國文化亦有一情不由已的虔敬。這在純以佛學為主或主張以佛法研究佛法的佛敎學人看來，自不能不有所杆格。然以嚴觀之，以佛法研究佛法，固然是對的，以世間學的調和對比，也未必就是不對。因為我們佛敎學人的責任，及其工作需要，乃是多方面的，有要發揮深入的，有要接應通融的，有要對比統攝的。當然，如果我們人人都可做到：上承祖傳的內外典籍，下達萬世的思想脈絡，傍接目下的時代思潮，中貫於佛法的根本義趣，則佛敎之興，佛敎之為廣大人群之所崇拜與虔敬，佛敎之向西方世界傳播擴張的迅速，亦當不

遠了。可是這一理想的工作，尙有待於佛敎學人的繼續努力。讀居士的作品，可以知道學養之厚，悲心之重，願力之大，實非一般可比。所以作品遍於佛敎刊物，每月產量，估計總不少於兩三萬言，多而且精，尤其難得。

上次來信對本刊的殷望。並希望敎內有刊物，「不只拘限在敎內，在社會的一般人士，一般青年，一般學人感到需要，使書攤上有佛敎的刊物……」。嚴也頗有同感。我們敎內的刊物，目前僅此臺灣一省，已有十幾種之多，所以值得樂觀，但就各刊素質而言，似尙未能盡如理想。以本刊來說，在極其困難的人力與物力之下，無可諱言，是不夠理想的，但諸讀者的愛護與要求，沒有停刊。如想今後使其更接近我們的理想，本刊同人固然責無旁貸，但也更希望能有更多熱心佛學如居士一樣的佛敎學人及佛敎青年，來為本刊拓開廣大美滿的前途。以上所見，未知以為然否？乞教。

以後「人生哲學書信」最好仍能每期刊出八千字，敬祝道安

聖嚴 合十
元月九日晚

(二)

聖嚴法師道鑒：決然重行出家，行之厲烈者。人刊封面如此，目錄列外，增設書簡，眷陽居士之見，均覺難得。日前奉手書，以廷榮之拙稿為念，

甚感又甚愧，民初只有梁任公章太炎兩先進，研佛研儒，選之於佛又選之於儒，各顯其本色，梁重在學術，章學術宗教並重，今之時勢今之學人心情，又容有不同之處，學與教之困難，文化之切難，更增此一代之人生之痛，故悲與願之性情，常為之生發在學術之中，而中國文化，中國人之宗教、學術、與道德、又不得不就儒與佛中作通體之省察，師識量宏潤，指點均至痛切。而容納又均見厚道感念不已。請性如師為督印；扶植人刊，疎導和充拓此一代之人生，解脫和淨化此一代之人生，人刊之責，是神聖的是莊嚴的。

本期之文(二月)我在一月二十五日前，奉上稿不誤。(因近學校有一期畢業，正忙之故)下期(三月)之稿，擬寫「大專同學研究佛學之精神」一題，為近大專同學研究佛學者，提一些意見，不知可否，肅請法安。

在家弟子 張廷榮 一、十七、
謹拜復

(三)

聖嚴法師法鑒：……虛老和尚年譜上問題，自讀得貴刊社論及「今日佛敎」周先生大作及「覺世」轉載學呂公開信，始知其由。所說年譜的原版原序中語，憶曾見之；日來翻出年譜，竟不見有此序；原來是法集之序，而非年譜別有序也。所說三版修正各點，囉亦茫無所知。或者，胡適先生亦與我一樣地只見到初版，而岑居士當初覆胡先生之信

恐怕祇表示風度式的感謝而並未將擬修正乃至已修正各點詳細通知。以後亦始終未見公開的宣佈。此實難怪人們，據初版而下武斷。似欠仁厚云云，是另一問題。佛學之超越而不滯於哲學心理學以及科學，更談不到。現在僅是年譜上某一事點的正確與修正問題，不必論及佛家自證乃至自證境界問題。就年譜言年譜，當然要考查事實，快修修正，極盼有初版與最新定本者，(連同雲門山志)，仿勘誤表式樣列出一張修正表來，以釋群疑也。函便，嚕嚕，不一。即此敬頌法祺！

唐曜頂禮：一月二十三日

(四)

聖嚴法師：記得在一月以前，在善導寺曾看到東老法師，東老法師答應我和您一同剃度出家，您是師兄，我是師弟，師兄師弟也好像有個伴兒。想不到不出三十天，看到人生月刊，讀到您剃度的消息，當時真有點「冒火」，內心中生起了被「遺棄」的感覺。我的確想寫一封信向東老法師提出「抗議」，後來想起自己的罪業，在人生苦海中，是個業障鬼，福薄慧淺，那有不被遺棄的道理，這祇有自悲自嘆自怨自艾了。當然了，我對您的福報慧根也有點嫉妒，所以三次來信均在那種莫名其妙嫉妒嫉妒下，弄得神智昏迷，不敢作覆。如今事已成過去，謹在此道致敬賀之意了。寫與編是有一個不同處，寫是發揮自己，編是發揮他人。我一向是這

樣信奉這則信條，因此也以這個信條來評論何人適合於編，何人不適合於編。今接人生月刊，看到您編得的確穩健，起碼已能把這個園地弄得乾乾淨淨，因此我可以說您不僅能發揮自己，也能發揮他人了。我當然要幫忙，因為我既然想發揮自己，也同情能發揮他人之人的，這絕不是應酬，您可以從以後的事實中來認識這不是空許願。

可是，我在最近兩個月以來，到處碰壁，遭遇到有生以來最大的打激，這種痛苦是從來也沒有遇到過的，從這些不幸的遭遇，我已決定改變一下自己，將何改變，現在不宜佈，總之那是一個大的改變就是了。因此近日正忙於清理一切未了事宜，準備將一切事做個結束，因此在農曆正月以前，我沒有時間，到了農曆二月上旬，我一定開始為人生寫稿。此祝法安，春揚敬上 十九日

(五)

無念居士：

我已於古曆十二月初八佛成道日，正式禮東初老法師為剃度，重行出家，但我覺得出家之後，並不等於解脫，反覺自己的負荷日漸加重。所以既受命接編人生，便希望能向前任主編性如法師看齊，來為人生的內容及其編排，力求充實與美觀。但我深感恐慌的是不知如何充實，如何使其美觀，好在一本雜誌，是廣大作者和讀者的，只要有作者的支持與讀者的愛護，她的前途便可樂觀。因此今後

人生用稿，只要不是濫竽充數，只要不失刊物的宗旨尊嚴與風骨，都可刊用。因此，今後的人生，希望發現幾位青年作者，凡為青年的作品，無論是論文、小說、散文、故事、童話、遊記、日記、詩歌等的創作或譯作，我們將盡量設法刊載。但在開始總是困難的，因此我就想起您來，您是教內文壇的前輩，為了鼓勵青年與引導青年的寫作興趣寫作路線，希望您能為本刊，不論長短，每期要寫一篇，下期的作品，請在元月二十日前惠下。肅祝撰安

聖嚴合十
元月七日

(六)

聖嚴法師：

非常遺憾，我未能參加您的剃度大典。您看，老早就說要去恭賀您的。只有等以後來拜您了。

您當了法師，今後致力於佛教文化事業，我們該為自由中國的佛教慶幸，更希望您的身體從此強健起來。您對於「人生」，一定抱了很高的願望，所以才如此兢兢業業懷懷若谷，我相信您必定會辦得很好的，不知「人生」什麼時候截稿，請稍待時日，當盡力而為。即祝法安
程觀心頂禮 元月九日

(七)

聖嚴法師：

這次幾乎繳不了卷。我不敢憤世嫉俗說是因為過年忙，而寫不出，實在還是自己差勁，拿不出東西來索性

把「過年」胡亂湊合，湊成一篇。

不知人生是否也要趕在年前編印？如果稿子不缺，最好我這篇小文不要，實在很糟。謝謝您把我的那封信刊登出來，簡直忘掉了寫的什麼，諒您把不通的地方更改了，因為我寫信總是想到那裏說到那裏。敬祝新禧
弟子程觀心敬上元月二十四

(八)

師父尊鑒：

今天收到了第十二卷第一期人生雜誌。發現主編人換了您，我感覺非常高興，相信今後的「人刊」，在內容編排，任務各方面，應該邁入一個新的階段了。一年前的有一天，當我外出歸來時，發現「人刊」擺在我的辦公桌上，這突如其來的饋贈，甚感覺受之有愧，立即作書答謝，從此連續寄來，我只好作了它的一個長期訂戶了。

站在「人生雜誌」一個忠實讀者的立場，應該向一個知識淵博有決心有魄力的新任主編，提出自己的一點意見了。那就是希望今後的「人刊」，堅強的「樹立自己的風格」，它不但肩負着神聖的宏法大任，即對社會的政治的以及學術方面，甚至教內制度或人事的作為，均應以極客觀的態度，作嚴正的評論。

以上的話，對本刊的要求似乎亦太過，然而這僅僅是一個讀者的建議，一個忠實的讀者，對一個有智慧有勇氣有決心有獨立思考的新任編者的一點希望。敬祝撰安
弟子 柳子奇頂禮元月十六日

(九)

×兄：

十二卷一期人生有一篇欣君先生的「不可恃傲物」我讀之後，也有同感共鳴。這是目前一般青年，一般人的通病。稍有一些成就，他就目空一切。朋友，有些小成就的：請冷靜地想一想，你在那些遠不如你的人前，在你自大狂的潛意識裡，是否會想：這些無名小卒，窮鬼，又來了，呀！他又來想我什麼吧……？其實，一個爭於榮望成功的人，他必須別人贊助，鼓勵與合作的，所以不論在什麼場合，都該多做一些與人有益的事，如果團體中的每一份子，均能如此，這個團體，也必能够蓬蓬勃勃，朝氣四溢。

弟寒兵合十

(十)

諸位敬愛的人生師友：

首先要謝謝諸師友在這兩個月來，給予我的鼓勵和支持，使我能够打起勇氣，繼續向各作者師友學習，為諸讀者師友服務。尤其以「一病弱之軀」，而成為「人生」生命過程中的「一」，得以親近「人生」師友，我感到榮幸，也感到快慰。不過「人生」不是編者的，而是大家的，正如春陽居士所說：「寫是發揮自己，編是發揮他人」。我很慚愧，沒有寫的能力，更沒有編的經驗。全在我的恩師本刊發行人東公老先生的指導，及前任主編性如法師的協助之下，來編「人生」，「致於能將他人的作品，發揮到什麼程度，仍有待於廣大作者與讀者力助指導。」

紗衫、浴巾、線襪、餅干、睡衣各乙份。養老院一百二十五人，分贈物品如前，惟多分給每人現款十五元。貧病免費部，七十八人，每人分贈乳膏、寒衣、餅干各乙份及現款三十元。損贈痲瘋島非幣壹千元。被災返臺之難僑，二十九人，每人分給新臺幣五百元。受惠者獲此溫煦，感激非常。

臺北兩個佛教寺社
冬令聯合發放賑米

乳膏、寒衣、餅干各乙份及現款三十元。捐贈痲瘋島非特壹千元。被災返臺之難僑，二十九人，每人分給新臺幣五百元。受惠者獲此溫暖，感激非常。

菲華佛教慈贈會
歲暮發動濟貧病

菲華佛教發動濟貧會 歲暮發動慈善勸募

（本刊訊）菲律賓華僑佛敎，於每年歲暮之際，即發動勸募各界熱心慈善家勸募，購日用品及食物衣服多種，以分贈養老院之老人，崇仁醫院免費部之貧病者，移民局監禁站之難僑，及麻瘋島之染痲瘋患者。該會負責人柯玉鳳、陳寶輝、陳昭智、洪萬快、萬里於十二月間開始積極勸募成績良好。即以募得之款，撥部分作購物品以爲贈送禮物，餘分發現款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諸位法師及男女居士等二十餘人，齊集信願寺出發，分坐數車及運載物品，分別送往各給。計：移民局監禁站難僑共五十九人，每人分贈雪文、拖鞋、寒衣

助捐民榮

體——（本刊訊）每年冬臘成績卓著的臺北市佛教團體，共得新臺幣壹拾餘萬元，白米三十餘臺斤。聞捐款得新臺幣壹拾餘萬元，白米三十餘臺斤。該寺社已於上（元）月二十日假普導寺發放救濟米，自上午九時起至下午六時止，整日發放。其發放對象爲臺北全市一級貧戶，規定每戶十臺斤，每人累加五臺斤，最少一人一戶者可得白米十五臺斤，最多可得六十臺斤，全部發放約爲白米四萬餘臺斤。

國××醫院榮軍陳仁發、林仁坤二居士，節省其點心費壹幣壹百元及壹幣壹拾元爲獎學。

（又訊）臺東連社曾世敏居士，對獎學事業亦甚推崇，但以身爲榮民，向無積蓄，乃自願將其所有之佛學大辭典及法寶總目錄等佛學

金基學獎

（本刊訊）中國佛教獎學基金董事會自成立以來，工作展開極為順利，近聞有桃

書籍義賣得資悉數捐助獎學。他並向獎金會建議成立義賣部，以利有心無力者讓其法物而舉盛舉，其情亦至可感。

中國佛教會
國際文教
獎學基金董事會啓事

①本會義賣珍貴書畫項目如下：

①大正藏正續兩編全部國內連郵費在一萬三千元外送木箱六只。

②名畫家林好（琴南）繪山水冊頁二幅每幅臺幣四百元。

③中華佛教美術二部每部新臺幣三百元正。

④凡國內外縑素大德發心請購者盼速函臺北市中正路一六七五號中國佛教會秘書室洽。

竺摩法師等

馬來亞宏法

(本刊訊) 馬來亞佛教會，組織環馬宏法明等法師領導團員三十餘人，環馬宏法，甚為成功，所經各地，均受熱烈歡迎。尤以馬六甲，受到歡迎場面最大。並會順道至星洲觀光，亦受到該地佛教會熱烈招待與盛大歡迎。演講佛法之後，參加佛教徒數百人，莫不皆大歡喜。所以馬來各地人士，均盼日後有類似佛教宏法團，前往佈教，得大法益。

大慈佛社準提陞座

印「西方確指」贈送

（本刊訊）臺北市
提菩薩畫像，所持法樂綵繡
多有錯誤，該社馬紹綸
居士等，特密心依照經
上所載，縝密恭塑金身
準提聖像一尊，已於十
月十日，由甘珠活佛主
持陞座開光典禮，到有
各界來賓，達數百人。
又訊：臺北大慈
佛社及中佛會常理毛凌
雲居士，為闡揚淨土法
門，特將「西方確指」
一書，重行刊印。按該
贈送，以廣流傳。發心
書係為「覺明妙行菩薩
吳門卮壇所錄每次降示

影印藏經委員會業務報告

一、本會影印大藏經正續兩編，共一百大冊，迄目前爲止，八十九冊，已在裝訂中，三冊法寶目錄早已印就等待最後寄發，尙僅存八冊待印故印藏工作，在三四個月內，若無其他阻礙便可全部告成。

二、本會印藏工作，雖將結束，然諸多預約訂戶，未能如期繳款，甚至僅付六十元預約金後，一文未繳者，大有人在，致本會對此類訂戶籌添印費，煞費腦筋，故希諸訂戶，共體印藏大業維艱，速將欠款匯來，俾可早日完成圓滿功德。

三、按續中有十二冊圖像，極爲精細，故於印好之後，發現不如理想，立即改用網文線照相製版，予以重印重裝，此在成本上較諸經文照相製版，貴出三分之二，實爲本會及承印商之始所未料。至於尙有圖像模糊之處，乃係原版如此無法改進，希諸鑑諒。

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委員會啓

提陞座
指一贈送
佛社，以一般流通之準
而成。事理圓融，旨歸
大乘，導向淨土。該社
重印三千本，並製成紙
型歡迎各界發心再印。

棲霞精舍即將落成
基月（本刊訊）
（一）月基法師於
半年前交卸高
雄佛教堂住持
後，暫時隱居
鳳山佛教蓮社
，高雄市信徒
，特發動各方
，善長仁翁勸募
功德，購得高
雄市荅雅區
五塊厝五福里建國一路
四十四號土地一塊，面
積計貳百坪，建一道場
。定名棲霞精舍。目前
該舍工程，已經完成十
分之七，決於本年三月
中旬左右舉行落成典禮
。月師已於本月七日先
行進舍居住，便於照料
工程，當日高雄守護法
如立委黃玉明夫婦等以
及陸海空三軍眷屬二百
餘人，分乘大小包車往
鳳山佛教蓮社恭迎月師
到棲霞精舍主持一切。
同時，鳳山佛教蓮社方
面，亦推代表姚登榜居
士等歡送月師至五塊厝
棲霞精舍。



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專一香山中華佛教總會的舊衣一批，已於元月二十二日在北投該館發放完畢。按檀香山中華佛教總會，係在泉慧、祖印兩法師及其理事長鄧榮居士的領導與負責之下，從事佛法宣揚、佛教活動，以及慈善事業的努力與推進。本頁圖片，便是發放該批舊衣時的實況攝影，讀者可以看到，其中自小的兒童，以至八九十歲的老人，無不都以欣喜的心情排隊，領



取之後又以好奇的心理，打開觀看，彼此比較，最後便帶着滿足的笑容歸去。中有一位老太太已八十九歲，所以東初老法師慈悲，親自扶送，走下該館前面的石級。同時，我們在這九張圖片的背景中，又將該館幽美清靜的環境，作了一些介紹。



中華佛教文化館

——慈濟圖片之二——

中華佛教文化館發放舊衣 來自檀華佛教總會的溫暖

(本刊訊) 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在東初老法師的主持之下，雖以辦理佛教文化事業為主，但在北投佛教界中，又肩起了慈善事業的工作與責任，該館成立以來，每逢冬季，發動冬令賑濟的勸募與發放，本年度的賑米，已於上月六日發放完畢。相隔僅僅半月，該館又以募自檀香山中華佛教總會的舊衣五十包，在元月二十二日發放。其救濟的對象，是根據北投鎮公所造列貧民名冊，共三百八十七戶，二千七百餘人，約分配舊衣二千五百餘件；其餘每日二十四技香，或宴

今日佛教月刊 假華嚴蓮社齋天

(本刊訊) 今日佛教月刊，自發行以來，業務蒸蒸日上，讀者範圍日漸擴大，該刊因為篇幅多，內容豐富，所以開支也很大，但該刊同仁總不願向外喊窮化緣，他們以做供佛齋天法會的收入盈餘，來充作印刷等開支，去年他們會假善導寺，高雄佛教堂，澎湖念佛會等三處舉行，維持大半年的經費，該刊今年的第一堂供佛齋天法會是假臺北華嚴蓮社舉行，日期是農曆正月初八日晚九時至初九日上午十時止，悉全部收入除開支外，悉數留充今刊經費。

智光長老功德圓滿七七結緣靜坐

(本刊訊) 智光老法師，一生弘揚禪與華嚴，平素常誦經，靜坐參禪，一心精進，數十年如一，年終來入一冬，必依禪宗古風加香打七，本年亦照常舉行，自十月十六日起至臘月初八日圓滿，七七靜坐，道業莊嚴，

法雲精舍 聖像開光

(本刊訊) 臺北市

坐，或禮拜，或經行，一心禪定，精進不已。於去年七期中，曾有信徒多人要求參加學靜，老人為普結勝緣，教授禪法，慈悲慨允於其個人之七期圓滿後，再接此一寶島未有的靜七，自臘月初九日開香以後，每日前往參加者甚為踴躍，並皆能依教奉行，道場肅穆莊嚴，前所未有。

新南南路二段一六五巷五號之一，法雲精舍，為默如及成德兩法師所開創。新塑釋迦牟尼佛、彌勒菩薩、地藏菩薩、三尊聖像，亦已完成。

並於上月三日舉行佛像開光典禮，特請印順法師主持說法，是日前往觀禮佛徒三百餘人。星雲法師、玉琳國師、文藝小說，初版十六卷，現經著者星雲法師加寫四章，增訂為二十章，全書十萬餘字，近二百頁，由佛教文化服務處出版，用六銅版紙封面，美觀大方，為接引青年信佛最佳讀物。每本定價新臺幣十元（郵資在外），港幣二元（包括郵資）。地址是臺北三重埔大同南路十六號，劃撥「一九九八」號。

佛愛茶食行

自設精製各種名茶
經銷中外罐頭
壽喜蛋糕
西點麵包
南北土產
應有盡有
凡佛教徒購
買食品茶葉
特別優待

號〇五七一一路正中市北臺電
九一六二二：話

人生雜誌 第十二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二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東
主 人：性
編：聖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電話：五五〇號

外國分社主任
菲律賓：瑞
南洋：廣
泰國：謝
美國：知
檀香山：泉

承印者：建華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園路一段三〇〇號

稿約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 二、凡佛學論著，人生探究，教制改進，學佛心得，以及富有教育，啟發人性，宏揚佛法之小說、散文、詩歌、隨筆、譯著等皆所歡迎。
- 三、凡蓄意攻訐，譏諷漫罵，自我宣傳等文稿，恕不刊載。
- 四、請勿一稿兩投，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除特約稿外，請勿超過五千字。不得刪改者請註明。
- 五、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發表時筆名聽便。
- 六、來稿請擲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本社編輯部。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四五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訂閱辦法
訂閱全年臺幣參拾元（海外港幣十二元）
每期零售臺幣三元
請用本刊郵局撥賬戶「八二五五」號匯訂